

年八一九一在寧列^开

(本劇影電)

譯 瓦洛戈托拉茲卡^T聯蘇
勒 普 卡^A

譯 秋 淡 林

東 北 書 局
蘇 聯 國 家
出 版 社

行 印 店 書 北 東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八年七月。

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的處境非常困難。英國干涉軍已開始對該國北部進攻。日本干涉軍正在遠東實行大屠殺，土耳其軍隊進攻着南俄各城市。

捷克斯拉夫的俘虜們在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心燃起暴動的濉氣。克將軍們進逼擦立親 (Fraser) 企圖跟捷克斯拉夫軍隊相會合。

在共和國的心臟莫斯科，「左派」社會革命黨員起了暴動。蘇維埃共和國流了血，受了戰爭的苦刑，又被飢餓的寒風吹得透不過氣。

人民委員會辦公處的廊道。

每堵窗跟放着一張檯子，檯上放着電報機。電報機啾噉地響着。

「莫斯科克倫姆林宮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電報員用單調的聲音對秘書讀着電報。「此間絕無糧食可送。塞米拉夫無法執行你的命令……」

另一架電報機：

「……嚴厲鎮壓暴動……」

電報機响噠地響着。

「……一切煽動者及革命的間諜不管地位如何一律當場槍斃，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

電報受信紙從第三架電報機裏飛出來。一個沒精打采的疲倦的電報員，嘴裏嚼着黑麵包，唸道：

「……透向人民委員會軍事委員申請迄未獲助……前線局勢嚴重……沒有砲彈……」

電話員剎那間停止嚼麵包，閉上眼睛。受信紙繼續飛出來，電報機不斷地響。

列寧的辦公室。隱約可以聽見廊道上電報機的响噠聲。

在房角一把椅子裏，坐着麥克沁·高爾基。

列寧的聲音在門外響着。列寧暴怒，出現在門口。

「……我再告訴你，這是愚蠢的寬大！」列寧對跟在他後邊的人大聲說。於是：「請進——你不要先進去嗎？進來，進來！」

波爾耶珂夫惶亂得面紅耳赤，走過站在門口的列寧身邊，走進辦公室。

「我們是在爲國服務，我的朋友，現在你應該瞭解這個觀念了，」伊利支憤憤地繼續說道，關上門，沒有注意到角落裏的高爾基。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波爾耶珂夫打斷列寧的話頭，「有人在這裏等你。」

列寧突然轉身，看見高爾基，連忙走到高爾基跟前。

「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你好嗎！對不起，請等一息。我們的談話立刻就要結束了。」

「他們教我坐在這裏等你。我要妨礙你們的談話嗎？」

「不，不！沒有一點妨礙！……波爾耶珂夫同志，你不要希望因為高爾基在這裏，我會停止指摘你的錯誤……你們會面過嗎？麥克沁·高爾基同志——波爾耶珂夫同志……現在聽着：不管過去做過什麼革命的勞作，不管過去替黨做過多少工作，不管年紀多麼大，我們都不能加以考慮，絕對不能——如果他們做出損害蘇維埃政權的事情！我們決不容許那些紳士在仁慈的波爾耶珂夫同志的羽翼下妨害我們的工作……」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我瞭解的……」

「這不是真話，你並不瞭解這個……」伊利支打斷對方的話頭。「如果此後你還不瞭解，我們非嚴厲懲罰你不可，雖然你是出色的人物，而且是老布爾雪維克。」

「我同意，」波爾耶珂夫說，容得臉孔緋紅。

「那就好了！」列寧突然浮出孩子般的坦白的微笑。「這裏是給你的命令——必須嚴格服從這些命令。請不要再用寬大對待那些紳士。」

「再會，佛拉德米爾·伊利支，」波爾耶珂夫說，微笑着。

伊利支跟他握了手，走到高爾基眼前。

「看見你真是高興呀，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好久不見了。」

「你罵了一個人，又能使高高興興地走了開去。真是了不起的本領，」高爾基說。

「嘿，嘿……你近來怎麼樣？」

「我天天忙忙碌碌，是沒有多大用處的忙碌。」

「我也聽人說：你很忙，我相信你在幹着偉大的有趣的工作，對於蘇維埃政權很有幫助的工作。」

一種幾乎不能辨認的微笑出現在高爾基的鬚下。

「你太大過獎了我的勞作。這是很教人歡喜的。」

列寧愉快地笑着。

「告訴我你需要什麼，我就會知道你在做着什麼工作。我想你是來要求什麼的吧？」

「這是不消說的。我甚至帶來一份表冊。」

「給我看看。」

列寧拿過表冊，走到檯跟，讀着牠，連忙在某幾項下劃了底線。

高爾基在列寧旁邊坐下。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首先必須供給作家們和科學家們糧食，否則他們要餓死的。」

伊利支在高爾基的表冊上邊寫了些附註。

「還有一件事情，」高爾基接着說，「昨天伊凡·彼特洛維支·巴夫羅夫又拒絕到外國去。這是他第十六次的拒絕。他是一個天才，一個容易發脾氣的老頭子……他實驗室裏的必需品也寫在我的表冊裏。」

伊利支翻着高爾基的表冊，聽高爾基說話，不時抬頭向他瞥視。

「這是很重要的，」高爾基繼續說。「紙，一間印刷所，還有，請原諒我的嘈囂。鞋·科學家們

的襪子還沒有破，但鞋子都破了。差不多每個人的鞋子都破了。他們必須走很多路，爲了找尋「我們的日糧」。」

列寧微笑着。

傭婦萊英多嬌·伊凡諾夫請進來。

她捧着一個盤子，上邊放着一杯茶和一块黑麵包。

列寧在檯子上清出一塊放茶和麵包的地方。

「謝謝你。請放在這裏。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你吃過飯嗎？」

「吃過了。」

「說謊吧？」

「的確吃過了。」

「喝點茶好嗎？」

「不，謝謝你。」

「好的，我們儘可能照辦好了，」列寧說，把高爾基的表冊放在一邊。「我覺得你心裏還有什麼別的事情。」

「是的。」

「有誰被捕了，你要替他辯護嗎？」

「正是這個。」

「我知道的。」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巴塔雪夫教授被捕了。他是好人。」
列寧皺眉頭，

「你所謂「好人」是什麼意思？他的政治立場怎樣？」

「巴塔雪夫時常包庇我們的人。」

「一般地說，他也許是非常仁慈的人。以前，他時常包庇我們的人，現在他正在包庇我們的敵人吧？」

「他不過是個純粹的科學家。」

「這樣的人是不存在的！」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我是冷酷的人，不容易信任別人的，然而我甘願替他擔保。」

「我能說什麼呢？」列寧蹙着眉頭。「你的話是那樣鄭重。」他寫了一張條子。「請你去跟法立克斯·愛特麥多維支（註）商量一下。他辨別是非的本領是很高明的。」他把條子給高爾基。「不過你爲這種事情奔走，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歷亞克西·麥克沁瑪維支。你正在幹着偉大的有用的工作，這些落伍份子只有妨礙你的工作。」

「也許我是老了，但我總不忍看人們受苦，即使他們是無用的人，」高爾基說。

註：「契卡」（Cheka）的首腦。「契卡」是當時專門偵緝、懲辦反革命份子的機關。

列寧站起身，輕快地從一個角落走到另一個角落。

「是的，這在他們是很難受的，」他說。「聰明人當然懂得：他們已經連根帶柢地被拔掉了，他們永遠找不到土壤來培養自己了。」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高爾基靜默一會後說，「我從沒有碰到過第二個人像你這樣熱愛人類，這樣憎恨人類的災禍和苦難，這樣厭惡我們生活的卑污。我想你一定瞭解我的。」

列寧走向高爾基，停在他的面前。

「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列寧說，眼睛直望着高爾基的眼睛，「我親愛的高爾基，你是一個非常的人，偉大的人，但你被憐憫的鎖鏈束縛住了。把憐憫丟掉吧！牠用苦汁毒害你的心，用眼淚蒙蔽你的眼睛，你的眼睛辨別是非就沒有以前那樣清明了。把這種憐憫丟開吧！」他揮一揮手，好像堅決地砍掉什麼東西。

「你知道光是接濟莫斯科一處的食品，我們需要多少麥子嗎？……你看看這個。」

列寧從櫃子上拿了一份表冊給高爾基看。

「我們只有這點麥子，」列寧接着說。「即使每人每日發給八分之一磅麵包，所有麥子在兩天內就要完了。一點麵包屑也不會有了。莫斯科的人們要餓死了。但同時這些壟斷食糧的混蛋和富農却在做食糧生意。他們把麥子藏起來，投機取利。有兩百名最大的投機家被「契卡」捉住了。你要我們怎樣處置他們呢？寬恕他們嗎？憐憫他們嗎？」

「殘酷是必要的，」高爾基說，也站起身來。他站着，兩手挽在背後，對列寧俯着身子。「沒有殘酷，你就不能破壞舊世界，改造舊世界，我懂得這個。但有時我們的殘酷也許是不必要的。這是不必要的……只是引起恐慌。」

「兩個人格鬥的時候，」列寧說，兩手的食指一齊伸了出來。「你怎能分辨哪一擊是必要的，哪一擊是不必要的呢？現在這不是一種格鬥嗎？不是一種堅持到底的格鬥？」

電話機響。

列寧抓起耳機。

「哈囉……是的……你好呀？對不起，請等一下，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他說，一邊用手掌提住耳機。「是的，說下去吧。」

列寧注意地聽着，頭偏在一邊，兩眼睜細着。

「不，不！你千萬不要派他去！」他突然說，好像打斷誰的話頭，於是轉臉向着門口：「什麼事情？」

人民委員會的秘書波巴利夫站在門口。

「珂洛巴夫來了。你請他來的嗎？」

「請他進來……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不要走。他是彼得堡的一個老工人，一個出色的活動份子。」（又聽電話……）「是的，我剛纔說千萬不要派他去。第一，他不能聽取任何人的意見，他只能向別人說教。而且他堅決相信自己比任何人聰明。這是什麼樣領袖呢？」（對進房來的珂洛巴夫

說：「進來，斯丹潘。伊凡諾維支。你好呀？你們認識認識吧。」

珂洛巴夫，一個中等身材，兩眼機敏的枯瘦的老人，輕快地走到高爾基面前。

「麥克沁·高爾基同志！認識你，真是高興得很。」

「我們以前沒有碰到過嗎？」高爾基問，一邊跟珂洛巴夫握手。

「不幸得很，沒有碰到過。我以前不過知道你。一個人從遠地方也能知道你的。」

列寧向珂洛巴夫和高爾基投了愉快的滿意的一瞥，繼續跟電話裏的聲音談話。

「那是另一件事。請你聽着。我要你把照等級分發日糧的計劃書審閱一下。組織封鎖隊（註）的事情嗎？是的，必須立刻組織起來。好，再會。」

列寧掛上電話。

「好，把一切告訴我們吧，」他轉臉對珂洛巴夫說。「你總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報告的。」

「有一點事情報告你。我最近到鄉村去過，」珂洛巴夫說。「光景實在有趣！」他熱烈地用勁地說。他簡直不能坐在一個地方。屁股一直離開座位。「富農們發火了，佛拉德米爾·伊利支。他們準備作戰了！斧頭，來福槍，甚至還有機關槍！」

列寧注意地聽着，他用手窩遮在耳根。他的微笑的眼睛閃着滿意的光。珂洛巴夫所報告的事實對於列寧是重要的，必要的。

註：飢荒時期用以打擊食糧壟斷的特種隊伍。

「豈有此理！麥的事情怎麼樣？」列寧問。

「麥是有的。正像你說的一樣。但麥的主人是誰？是那些寄生蟲。他們不肯把麥給我們，這是千真萬確的事。他們把牠運到城市去，做投機生意，一普特賣兩百盧布。你說一句無產階級的話，他們就回答你一打罵人的話。村裏頭窮人都餓得發腫，有的餓死了。在彼得堡，沒有一個孩子吃得飽。在這裏莫斯科，情形也是一樣……在俄羅斯，又存着很多很多麥……目前的情形就是這樣，佛拉德米爾·伊利支！」

雖然珂洛巴夫所說的事情都是不愉快的，但列寧臉上的表情幾乎是一種滿意的表情，因為他希望從珂洛巴夫口中聽到的重要事情果然聽到了。

「如果我們不幫助鄉村——請原諒我的冒昧——蘇維埃政權就很難維持！」珂洛巴夫接着說。

「當然，當然！富農們，他們會給我們顏色看的！」伊利支同意他的話。

「你以為這是什麼樣事情呢，是開玩笑的事情嗎？你會受到嚴重的打擊的！」珂洛巴夫說。

「自然！那麼你想我們怎樣辦好呢？」珂洛巴夫對列寧彎過身子。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我不知道你的意見如何……我們派工人們到鄉村去好不好？派幾千工人跟他們的家族同去。把貧農們集合起來，跟工人們共同對付富農們。這樣一來，富農們就吃不消！是不是？」

「如果你把中農也吸收進來，富農們就吃不消。

珂洛巴夫跳起身來。

「他們一定吃不消！給我們槍，同時請你：富農不要太軟。那麼食糧不成問題，蘇維埃政權就能支持下去！」

珂洛巴夫重又落在椅子裏。

「很對，斯丹潘·伊凡諾維支，」列寧說，現在不微笑了。「你對於當前政治局勢的估計非常正確，你的結論是很對的。派遣工人羣衆到鄉村去，這真是一個絕妙的主見，我們一定要立刻實行這個計劃。你什麼時候到彼得堡去？」

「今天。」

「巧極。這裏是一封給彼得堡工人的公開信，你帶去好了。讓我們立刻幹起來。對嗎？」

「很對，佛拉德米爾·伊利支。」

珂洛巴夫站起身來。

「等一息，」列寧說。「我要問你一個問題。」伊利支向高爾基斜瞥一眼（別人很難看出他這個眼色）。「我們應該怎樣對付我們的敵人？你的意見怎樣？」

「這個問題？……對不起，我不懂得，」珂洛巴夫惶恐地說。他顯然不明白伊利支爲什麼問他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打擊敵人。我覺得這就是對付他們的方法。」

「但怎樣「打擊」他們呢？用言語呢還是用武力？」

「對不起，我不很明白。但有什麼言語能够說服他們呢？」珂洛巴夫惶恐地問，一邊望着高爾基，好像請求他的幫助似的。「你想用言語說服敵人，敵人却扼住你的咽喉。當壓一來，我們的整個

革命都要停止活動了。」

「是的，是的，」列寧說，一邊轉過臉，爲的是要掩藏他兩眼裏的愉悅的火花。「但社會主義革命必須是最講人道的革命。爲了這個人道主義，我們不應該打擊任何人嗎？」

「我們不應該打擊社會革命黨員？不應該打擊搗亂份子？不應該打擊富農？我們必須狠命打擊他們的腦袋，使他們的魂靈脫離他們的軀殼！這就是我的意見。」

「你要知道，」列寧固執地說，「有些人一邊承認我們需要殘酷，同時又說我們的殘酷有時是不必要的，這就是他們的論調。」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珂洛巴夫真正發怒了。「你今天怎麼了？你在玩弄我嗎？誰的殘酷是不必要的？我們的？只要看看我們周圍的情形！全國都燃燒起來了！幾百年來，工人們的血一直像河流一樣流着！現在却要憐憫那些廢料，使一切都向後轉？……有一個時候，我們四面八方都被人緊緊壓迫着哩。你不必到遠處去問別人——高爾基同志在這裏，問他好了。他嚐够了過去苦痛生活的滋味。請你去問問他吧！」

高爾基咳着，嚼着鬚髭。

列寧再也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突然大笑起來。他笑着很特別的笑，身子往後靠着。

珂洛巴夫驚異地停住話頭。

「什麼一會事，佛拉德米爾。伊利支？我說錯了嗎？」

「不，不，斯丹潘。伊凡諾維支，你……你……你的話句句都是很對的……但我剛才在這裏跟一

個同志談了一下……而且記得……」

列寧大聲吼着，揩掉一顆眼淚，於是突然停住話頭，嚴肅地看着珂洛巴夫。

「是的，斯丹潘·伊凡諾維支，是的……我們的殘酷是迫不得已的殘酷，這一點將爲人們所瞭解，他們會替牠辯正。一切都將爲人們所瞭解，一切。」

電話機響。列寧抓起耳機。

「哈囉。請稍稍等一息。」

「一切都將爲人們所瞭解，」列寧重說了一句，用手掩住耳機。「好，祝你平安。你在離開莫斯科以前再來這裏談談好嗎？」珂洛巴夫向他告別。高爾基站起身來，

「你沒有動氣嗎，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列寧問。

「完全沒有。」

「下次來莫斯科，一定要來看我呀。」

「不必邀請，不請我，我也會來的。」

「哈囉，」列寧說，又拿起耳機。……

高爾基和珂洛巴夫走到廊道上。

13
在這裏，電報機噹噹地響着，秘書們用單調的聲音口授着電文，電報員們讀着受信紙。一切電報都是關於糧食，糧食，糧食；關於富農暴動；關於前線無盡止的要求。戰鬥着的民衆的思想和希望都

向這裏，向人民委員會，向革命的俄國的心臟，向列寧，流來。

萬西利沿着廊道走來。

他走進列寧的辦公室，關上門，站在那裏。列寧沒有看見他，他正在電話機上說話。

「你得下令徵發一切印刷所裏所有的 *print and publications* (註)。這樣一來，他們就再不會用古體字寫東西了。在一般的場合，對他們說話不妨嚴厲一點，不要膽怯，應該學慣政治家的語調……現在聽着：廢除不動產私有權的命令，明天必須發出，絕對不能再延緩了……什麼……一點不錯，因為政治局勢緊張極了。在這些事情上，我們決不能動搖。決不能玩弄政治……好，再會。」

伊利支掛上耳機，抓起另一個耳機。

「我在等着前線報告。報告一到，請立刻送到這裏來。」

他看見萬西利同志，連忙走到萬氏跟前。

「哈囉，萬西利同志！哈囉，我親愛的朋友！」

「你好呀，佛拉德米爾·伊利支！」

「請坐——這裏坐，靠近些。」

列寧請他坐在一把圈椅裏，仔細察看他的臉孔，於是突然繞着椅子跑了幾步，拿了給他自已吃的
 宋和麵包，放在萬西利面前。

註：這是兩個古體俄國字，十月革命後，他們被廢棄了，爲要使大眾更易於寫讀。

「吃吧。一定要吃，立刻就吃。」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我一點也不餓。」

「那麼趕快告訴我，你此次帶來什麼？帶來一些糧食？」

「帶來兩列車糧食——九十輛車，」萬西利答

「好！好極！把一切經過情形告訴我——詳細告訴我……」

「我到擦立親的時候，正是伏羅希洛夫部衝破哥薩克的包圍線，衝到頓河的時候——我們組織了一個支隊——斯大林給我八萬普特麥，派我送來。這就是事情的全部。」

「沒有別的？」

「沒有。」

「我還聽到一個消息哩。說你在路上被富農們包圍，射擊，結果受傷，真有這回事？」

「哦，這是你意料得到的事，佛拉德米爾·伊利支。我們現在不是在做兒戲呀。」

電話機響。列寧抓起耳機。

「對不起，萬西利同志……哈囉……哈囉……哈囉……雅珂夫·密卡羅維支同志（註）！……，是的，是的，當然，你是對的。告訴他們，布爾雪維克是頑強的人，我們準備做一千次嘗試，如果還不成呢，就做一千零一次……還有一件事情——請你起草一通集中無線電業的法令……什麼？已經起草

「好了？」他笑起來。「你的「已經」不久就要變成口頭禪了哩，雅珂夫·密卡羅維支。好，謝謝你，非常感謝你。」

列寧掛了耳機，連忙寫了一些什麼

「萬西利同志，必須請你會同「契卡」一些同志，立刻組織工人隊伍到鄉村去……你對這件事有什麼意見？」沒有回答

「萬西利同志！」列寧驚駭地喊。

萬西利一動不動。他的頭倒在胸膛上，兩隻臂膀軟溜溜地下垂着。

列寧跳起身來，衝到他跟前。

「萬西利同志……萬西利同志，你怎麼了？」他抓住萬西利的兩肩。「哎呀：這是怎麼一回事？」他衝到門口，開了門

「有人嗎？波巴利夫同志——請一個醫生來！趕快請一個醫生來，趕快，立刻請他來！」

列寧倒一杯水，但不知道用這杯水幹什麼好，結果把他放在檯子上。他蹲在萬西利跟前，捏着萬西利的手。他急壞了。萬西利的頭毫無生氣地下垂着。他的瘦弱的蓋着短髭臉孔非常慘白。

波巴利夫沿着廊道跑來，醫生拉皮諾維支好不容易才趕上他，他們走進列寧的辦公室。

「孔斯坦丁·尼珂拉葉維支，請來這裏！」列寧對醫生說。「他害了什麼病？」

拉皮諾維支拉開萬西利的眼皮，按一按他的脈搏。

「不要急，佛拉德米爾·伊利支，沒有什麼可怕。完全是餓昏過去了。」

「真的？」列寧在辦公室裏踱了幾步，停在萬西利旁邊。「此人剛剛替我們領來九十輛車的麥呀 醫生。」

萬西利動起來了。

列寧對他彎過身子。

「醫生，此刻可以給他一點東西吃嗎？」

「可以。最好是熱茶。」

「波巴利夫同志，」列寧說，「立刻弄一點熱茶來，無論如何要放一點糖在裏邊。」

波巴利夫離開了。

萬西利睜開眼睛，迷惑地看着週圍。列寧遞給他麵包。萬西利接過麵包，貪婪地吃着。列寧轉過身去掏出手帕。看見一個速記員站在門口，他憤憤地把她揮了開去。速記員不見了。

萬西利吃着麵包，用顫抖的兩手捧着麵包。

波巴利夫跑進房來，手裏捏着一通電報。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他說，聲音急得發抖。「摩拉夫也夫叛變了，他使前線部隊向我們倒戈。」

列寧臉上的肌肉一動不動。他伸出一隻手。

「給我。」

他接過電報。

電話機響。

列寧抓起耳機。

「哈囉。」停一會兒。「提可來斯卡耶什麼時候失陷的？什麼時候？」
萬西利忘記了麵包，驚駭地望着伊利支

「提可來斯卡耶！」

音樂。

玻璃雪戲院的大廳，表演着天鵝湖 (Swan Lake)。

在紅軍兵士和工人的羣集中，可以看到衣冠楚楚的愛看舞蹈的人們，

在第一個包廂裏，坐着外國的外交官們，內有英國公使。

音樂。

包廂後面的幕布分開了。坐在英國公使的那座的孔斯坦丁諾夫，向四週掃了一眼，站起身來，走到包廂的後壁。

在這裏，有一個人靠牆站着。他面色慘白，喘息着。

「你的呼吸爲什麼這樣急促？」孔斯坦丁諾夫輕蔑地問。

「我跑得太急了。我被釘梢。」

他向孔斯坦丁諾夫耳語：

「西謨白斯克路落了！」

「這消息一點也不新鮮，」孔斯坦丁諾夫不大高興地說，回到包廂裏去，也向英國公使耳語：

「西謨白斯克奪過來了。」

公使向孔斯坦丁諾夫投了迅速的一瞥，他向隣座側過身子，低語。

音樂。舞蹈。

在外交官的包廂旁邊，有幾個水兵靜靜的在一張報紙上吃着烤青魚，報紙攤在紅色絨氈上。他們顯然剛從火車裏來，因為他們帶着來福槍和背囊。

舞蹈。舞衣顫動着。赤裸的雪白的臂膀的閃動。

英國公使和孔斯坦丁諾夫坐在一起，在外交官的包廂裏，他們擰着看戲用的雙眼鏡，很注意的看
着舞蹈。

現在我們聽見他們的談話。

「現在我們必須幹什麼呢，雷爾教先生？」公使問。

「我現在第三次提醒你：我不是雷爾教，是孔斯坦丁諾夫。」

「好的。我們現在必須幹什麼呢，孔斯坦丁諾夫先生？」

「我們必須買通路線衝進克倫林宮。」

「買通誰？」

「買通克俞姆林宮的衛隊長……他會替我們打開大門。」

「由誰衝進大門？」

「軍官團……我們有了三千人。這幾天就要檢閱他們。」

「那位克俞姆林宮的衛隊長已經受了錢嗎？」

「他會受的。」

「你打算給他多少錢？」

「如果你不反對，就給他三百萬紙盧布。」

「這不算多。」

舞蹈完結了，幕下。

最後的音樂。喝采聲。

外交官們站起身來。

在隔隣の包廂內，水兵們熱情地喝采。

幕又開了。台上沒有舞女，只有一個穿皮短褂的男人，身上帶着手榴彈，腰邊掛着一支大型毛瑟槍。喝采聲突然停了。穿皮短褂的人舉起一隻手。

「同志們，公民們！」他用低沉的吼聲宣佈道。「節目單以外還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葉凱透林堡的工農兵蘇維埃下令槍斃了前沙皇尼古拉·羅曼諾夫。有誰要對這件事發表一點意見嗎？」

喧嘩。

「這問題是很清楚的，」大廳上有人喊道。

「有沒有什麼提議？」穿皮短褂的人問。

「把牠記錄下來，」包廂裏有一個水兵提議道。

「有人提議把牠記錄下來。有沒有人反對？通過！」

喧嘩。觀眾起來。

但穿皮短褂的人又舉起一隻手。

「第二個問題：有人提議不要走，因為誰都不准走出戲院。我們要檢驗證書。」

喧嘩聲更大。第二個宣告的效果是很大的。

在外交官的包廂裏，一個受驚的臉孔從垂幕後邊現出來。孔斯坦丁諾夫憤憤地轉過臉。那個臉孔不見了。

「這是誰？」公使問。

「我的人。有人釘他。」

「好。叫他同我一起離開這裏。你打算什麼時候同克倫姆林宮衛隊長談判呢？」

「在這幾天內。」

克倫姆林宮。衛隊長的辦公室。

鐵罐裏喝着湯。

孔斯坦丁諾夫和克倫姆林宮衛隊長馬脫維也夫同入。

一個穿着褪色軍服（只在飾過肩章的地方還保留着他的顏色）的紅軍正用一個木頭調羹從一個洋鐵罐裏喝着湯。

孔斯坦丁諾夫停在門口。

「離開這裏，斯米諾夫，」馬脫維也夫說，「你到那裏去吃。」

紅軍站起身來。

「你的一份也放在這裏，隊長同志。」

「把我一份留着。我過一會吃……請坐。」

「那位紅軍離開了。孔斯坦丁諾夫坐下。」

馬脫維也夫刷掉檯上的麵包碎。

孔斯坦丁諾夫轉臉對着馬脫維也夫。

「怎麼樣？你決定了嗎？」

「我不知道怎樣說才好……」馬脫維也夫猶疑地說。

「我不高興你一開頭就說這種話，」孔斯坦丁諾夫說。

「是的，也許結尾比較好些。」馬脫維也夫帶着質樸的微笑答。

「什麼東西使得你這樣猶疑不決？」

「你要知道……」馬脫維也夫說。「讓我們說老實話吧。我現在的位置很不錯。不過飯食不大充

分。這倒是實情。」

「好囉。」

「然而我的生活依舊不壞。名譽。聲望。……我們——就是說布爾雪維克們——打算幹他一整年，他們也許能維持下去。」

「再說呀。」孔斯坦丁諾夫被馬脫維也夫的質樸激怒了。

「至於你們的政府，牠到底是怎樣的政府呢？」馬脫維也夫繼續說。「我的意思是說牠可靠的程度怎樣？我如果幹錯了一着，怎樣辦呢？」

「你知道前綫的局勢嗎？」孔斯坦丁諾夫鋒利地問。

「知道一點。」

「如果你知道，你一定懂得布爾雪維克無論如何支持不下。」

「這倒是實情，」馬脫維也夫歎一聲氣。「看樣子，他們好像幹不下去。」

「我們將來給你的位置不會比現在更壞的。飯食無論如何總比現在好。而且，隊長先生，萬一事情糟到極點，我們也決不會牽累你。你得注意，否則就要錯過機會。」

「幹麼馬上動氣呢？」馬脫維也夫用寬慰的口吻說。「我現在正感到趣味哩。比如，要是知道什麼政黨支持你們，這是很有趣的，也許某些國家支持你們吧？」

「當你受了錢，寫了收條，開始替我們工作的時候，你漸漸會知道這些事情的。」

「是的，你打算給我多少錢？」

「你自己說個數目吧。」

「對不起。貨色是我的——錢是你的。」

「我們不是在做生意呀，隊長先生。」

是的，但我對於這些事情毫無經驗。你知道這一類事情值多少錢。你顯然不是初次幹這玩意……請你老實實告訴我，「你要我們幫忙，其餘一切都已經——？」他作了一個表意的手勢。

你要知道，隊長先生，你問得很好，但答得很壞。我開始感到厭煩了。我請你說個數目呀。」

馬脫維也夫突然下了決心，彎過身子，堅決地壓聲低語道：

「二！」

「請寫一張收條。」

馬脫維也夫撕下一張紙頭，坐下寫着。

「現在先付你一百萬盧布，事情成功後再付一百萬，」孔斯坦丁諾夫說。

「事情……」馬脫維也夫嘆一聲氣。「你佔了我的便宜。」

「隊長先生！我再說一遍：我們不是在做生意哩！」

「好的，好的……但不要那樣大聲，」馬脫維也夫帶着撫慰的口吻說。「請付錢。」

孔斯坦丁諾夫從衣袋裏掏出錢來。

列寧沿着廊道走來。他看見一個空房間裏亮着電燈，走進房裏，關了電燈，又沿着廊道走。

電報員們的樣子。電報機啞啞地響着。

列寧走近主任電報員。

「前線有沒有報告來？」

拿去報告。

聽見一個孩子哭聲。

雷巴珂凡同志急忙忙地從列寧辦公室隔壁的房裏走出來。她拉着一個衣衫不整的小女孩的手。

「同志，這是怎麼一回事？」興奮而且憤怒的雷巴珂凡向衛兵問。「她從哪裏來的？她怎樣闖進這裏的？她一直溜進辦公室！這還不算數！她還從佛拉德米爾·伊利支的抽斗裏偷去糖哩！這簡直是無法無天！」

雷巴珂凡狠地扯着女孩的臂膀，甚至把她扯傷了。女孩眼淚汪汪地哭起來。

「放了這女孩吧，」列寧突然說，他碰巧走到她們跟前。「是誰的女孩？」

雷巴珂凡覺得很窘，一聲不響。

「一個流浪兒呀，列寧同志，」衛兵答道。

列寧牽住她的手。

「跟我去，我給你糖吃。」

女孩立刻停止哭泣，順從地跟列寧走。

列寧把她領進辦公室，開了寫字檯的抽斗，拿一點糖給她。

「要是你高興，就留在這裏吧。我們工作——你畫圖，我看文件。」

伊利支給她一些紙頭和一枝鉛筆，自己一心一意地看着前線的報告。

在攤在檯上的地圖上和掛在牆壁上的地圖上，列寧依據報告，用小旗標出前線的變化。

「你叫什麼名字？」他問女孩。

「那塔沙。」

那塔沙忙著畫圖畫：她坐在地

「這名字唸起來很好聽。」

列寧按鈴。

波巴利夫入。

「波巴利夫同志，十點鐘給我直接拍一個電報到擦立親給斯大林。十點半拍一個電報給北部前線。十一點鐘拍一個給東部前線。今天必須跟夫魯時通消息，不管遲到什麼時候。」

「很好，佛拉德米爾·伊利支。」

女孩嘲着磨，一邊繼續畫着圖。她專心致意地工作着。

伊利支又看報告。

「你媽媽爲什麼不給你補衣服？」他問。

「我沒有媽媽，爸爸和媽媽都餓死了。我是孤兒。」

伊利支繼續寫了一秒鐘，突然把紙張推在一邊，站起身來，走到女孩跟前，把她捧了起來。他注

視者聽的誤請，於是又把他放回地盤上。

伊利支豎起是尖輕快地在房裏走來走去。一次，兩次。他停步在寫字檯跟前，抓起電話的耳機。

「二三〇八七……人民教育委員會嗎？克魯普斯卡耶的會開好了沒有？請她來接電話……娜迪亞，你知道我們的工人中有誰能够收養一個孩子？吉爾也許願意領一個吧？或者安娜·伊利尼舒娜願意嗎？請你趕快查個明白。」

伊利支掛上耳機，抓起另一個耳機。

「法立克斯·愛特麥多維支，有些食糧投機家被捕了。必須立刻槍斃他們，而且把這事情通知全體民衆。將來捉到任何製造飢荒的投機家，都槍斃他。」

他掛上耳機，接着又抓起牠。

「還有一句話要跟你說。「契卡」應該負起照顧小孩子的責任，你以為如何？我們必須立刻用全力來救助小孩子……什麼？好極！我知道你是很愛護小孩子的……那末，從今以後，「契卡」得照顧小孩子。」

「契卡」。特裁勒斯基的辦公室。

特裁勒斯基正在接電話：「好的，佛拉米爾·伊利支。」（他聽着）。「謝謝你，我身體很好。」

捷克斯拉夫前線的消息？」（聽）。「是的……壞消息。」

秘書推進房門。

「法立克斯·愛特麥多維支，克倫姆林宮的衛隊長來看你。」

「請他進來……好的，佛拉德米爾·伊利支。再會。」

馬脫維也夫入。他一手捏着一個大封套。

特裁勒斯基起身招呼他。

「近來怎麼樣，馬脫維也夫同志？請坐，」他說。於是對秘書說：「你去吧。」又對馬脫維也夫：「對不起。」他抓起電話的耳機。「第四號……我是特裁勒斯基……立刻去找些房子，至少能開辦十個大孤兒院的……不，不能等待……什麼？你從哪兒學得這些官僚習慣？別人會以為你過去是沙皇政府的大臣，不是一個鐵匠。……你說什麼？這事跟我們無關？凡是蘇維埃政府所需要的都跟「契卡」有關。限你在一天內找好房子。家俱到布爾喬亞公館去拿。不過必須消一消毒——鬼知道什麼樣私生子在那些床上睡過覺。」（他掛上電話。）「現在請你說，馬脫維也夫同志。」

馬脫維也夫脫下帽子，揩一揩前額，把大封套放在櫃子上。

「這裏是一百萬盧布。」

「那末他的確來過？」

「他的確來過。」

特裁勒斯基按鈴。秘書進來，手裏捏着一紙文件。

特裁勒斯基：「在我沒有按鈴叫你前，你不要進房來，也不要讓任何人進來。你手裏什麼東西？」秘書把文件放在櫃上。「好的，讓我簽字。你過一會來拿。」

秘書退出。特裁勒斯基把文件推在一邊，但文件上有什麼東西捉住他的眼睛。

特裁勒斯基讀着。氣得臉孔發白。抓起電話的耳機。

「三十二號」對馬脫維也夫：「對不起，請等一息兒。」對電話裏：「我是特裁勒斯基。你怎麼了？你的腦子有毛病嗎？你送給我的是什麼東西？」聽，「你有什麼根據？……沒有別的？你根據這幾點就主張槍斃？」

我們看見另一架電話機。「契卡」特務員辛脫索夫在說話。

「法立克斯·愛特麥維支，」他說。「我們還要什麼根據呢？槍斃他，結束了這件案子。他是一個敵人。我在骨頭裏感覺到他是個敵人。」

「這是你的骨頭呀！」特裁勒斯基答道。「到彼特洛夫那裏去，告訴他，我要把你拘禁三天。」他聽着裝出一副苦臉。「下次得用你的腦子思想，不要用你的骨頭思想。再會。」特裁勒斯基鎖了辦公室的門。

他回到他的座位，坐下。

「現在請你說。」

「一小時前，他到隊長辦公室來看我，」馬脫維也夫開始說。

「他叫自己什麼名字？」

「孔斯坦丁諾夫。」

特裁勒斯基聚精會神地想了一息。

「說下去。」

門，讓某些軍隊衝入。」

「這一次他說得更加明確。要我設法使衛隊保守中立。到了起事的一夜，打開克倫姆林宮的大

「就是這點工作嗎？」

「就是這點工作。爲了這，他給我一百萬現款——款子都在這裏——」事情成功後再付一百萬。」

「慷慨得很！你當時怎樣對付他？」

「照我們商量好的。」

「你從他還得到什麼消息嗎？」

「不管我說話怎樣轉詞抹角——總是得不到一點消息。他開始懷疑我。他是狡猾的！」

「我恐怕事情不止克倫姆林宮的大門。」特裁勒斯基說。「你決定怎樣對付這位孔斯坦，諾夫？」

「三十號五點鐘，我一定在馬來耶·勃龍那耶二號十三號房子。那機關的入口通院子的，而且在二樓上。」特裁勒斯基把這寫下來。

「三十號五點鐘，你在那裏，」他說。「我派一隊兵來。把那房子包圍起來。叫萬西利指揮這支隊伍。」

「他在這裏？」馬脫維也夫很高興。

電話機響。

「是的，我是特裁勒斯基……當然要逮捕他。你寫一張拘票。什麼？你不知道的名字？那末只要

寫：「立拘那個傷害小孩的人到案」就得了。把拘票送到這裏來，讓我簽字。」他掛了電話。對馬脫維也夫：「你事先得跟萬西利討論一下。記着，馬脫維也夫同志，我們還沒有發覺這陰謀的全部；牠也許比我們所料想的範圍更大得多。要十分小心，不要打草驚蛇。」

「我懂得的。」

「要鎮靜……好好地幹，態度要自然，」特裁勤斯基說。

「我假裝蠢貨，法立克斯·愛特麥多維支。而且是多麼貪婪的蠢貨！」

「雖然如此。但不要過份。」

「請你放心好了，法立克斯·愛特麥多維支！」

「好的。再會。」

特裁勤斯基開了門上的鎖，讓馬脫維也夫出去，於是回到自己寫字檯跟前，按鈴，翻着歷書。請秘書進來。

「各科科長到這裏來。全體都請來。」

特裁勤斯基翻到歷書的一頁：「八月三十日，星期五。」

他在這一頁上做一些記號。

傍晚，日啓茨基公路。

兵士之流不斷的流過。

手風琴。唱歌。

兵士們從斯脫拉斯脫那雅廣場湧來。

一羣穿着平民衣服的人漠不關心的談着。

其中有一個工人打扮的人。

在他旁邊站着孔斯坦丁諾夫。

「這是第三營，」孔斯坦丁諾夫說。

「那個領頭的人是誰？」「工人」問。

一個服裝眩目的商人，頭戴草帽，領結像一個蝴蝶，走了過去，很有意思地翹着一朵花。

「本營營長亞理斯托夫中校，」孔斯坦丁諾夫說。

兵士們兩人一夥四人一夥地走着，好像請假出來一樣。他們的上衣都沒扣上，他們的右胸都綴着一個小小的弓形，他們都朝同一方向走。

「這是頂好的一營，」孔斯坦丁諾夫說。「全由軍官組織成的。看看他們呀！」
兵士們湧過去。

「第二團過去了，」孔斯坦丁諾夫說。「第二團團長沙克哈洛夫上校。第一營營長是格刺培大尉。」
一個鐵路工程師和一個衣衫襤褸，戴着圓頂高帽的商人臂挽臂地走過羣集。他們每人手裏都有一朵花。人都聞着自己的花。

有更多士兵跟着他們湧過。

一個穿皮短褂的人走到羣衆跟前。

「請問你們看什麼，公民們？」

都不回答。孔斯坦丁諾夫假裝點香烟，轉過臉去，對「工人」耳語道：

「很像「契卡」的特務。」

「發生了什麼事故？」穿皮短褂的人繼續問。

「你幹麼要麻煩我們？」孔斯坦丁諾夫很不客氣的說。「走你自己的路吧。」

「我本來無所謂的……不過彷彿有很多兵。」

「你以前沒有看見過一個兵嗎？現在你應該看慣他們了。」

「對不起。」

那個人走開了。

「沒有什麼，」那「工人」說，注視着那人的後影。

「會什麼時候開？」「工人」問。

「三十號五點鐘。」

八月三十號。

列寧的房子門廳。一排不同式樣的圈椅。牠們旁邊站着人民委員會的經理部長。列寧入，停步。

「什麼一回事？」

「請你挑選呀，佛拉德米爾·伊利支，這是你的職務。」

伊利支頭偏在一邊，兩手插在褲袋裏。放在他面前的一把椅子，靠背上雕刻着獅獅。

「嘿……椅上雕着這種野獸，恐怕要把所有到人民委員會來的工農都嚇跑了。」列寧說，微笑着。『你到底能否給我一把普通的人坐的椅子呢，有四隻腳一張背的，可以嗎？那末給我弄一把那樣的椅子吧。』

列寧走進廚房。葉芙多嬌。伊凡諾夫娜在爐子上忙着。

「葉芙多嬌·伊凡諾夫娜，」列寧問，「從烏拉爾來的那個同志來了沒有？」

「他還沒有來，佛拉德米爾·伊利支。」

一個坐在角落裏的人聽到「佛拉德米爾·伊利支」，就站起身來。他是一個農民，穿着草鞋，一個麻布襯衫，一件兵士的上服，不過沒有皮帶。

列寧看見他。

「你是來看我的嗎，同志？」

「來看你的，老爺，列寧同志，」農民卑躬屈節地答。

「一個老鄉，」葉芙多嬌·伊凡諾夫娜噉噉地說，用懷疑的目光看着農民。「我們彼此二十年沒有見面了。他一定要我告訴他哪一位是列寧，無論如何回絕不了。」

「一個老鄉？那末他是從坦波夫縣來的？請坐，同志。那裏的情形怎樣？」

「那邊情形怎麼樣嗎，列寧同志？我就爲這來看你的。我想從你探得真理。農民的真理。」

「農民的真理？農民有獨立的真理嗎？」

「好像是有的。」

「農民有農民的真理，工人有工人的真理？哪是太有趣了！」

「怎麼不是呢，列寧同志？農民是否跑到蘇維埃政府那方面去過？他們是跑去過的。蘇維埃說：『停止戰爭，』農民們就把自己的槍刺插在地上。不是這樣嗎？」

「是的。說下去。」

「蘇維埃政府說：『把地主們的土地拿過來，』農民們就把牠拿過來。對嗎？」

「還有呢？」

「農民們從地主們的田地上收得穀麥……後來怎樣呢？工人隊伍來了，收得的穀麥就——噢，這樣看來，好像工人有工人的真理，農民有農民的真理。」

列寧用敏捷的注意的一瞥抓住這個「老鄉」。

「你有多少穀麥被他們拿去？」

「哦，我不是說我自己。」

「但你自己到底有多少穀麥？」列寧固執地問。

「我所有穀麥都被拿去了。但此刻不是討論我的事情，」農民圓滑地說，眼睛看着旁邊。

「那末你不是爲自己的事情到這裏來的？別人派你來的？」

「沒有派我來。但也有些人做我的後台。」

「啊哈，這是很明白的。但你還沒有把你全部意見說出來。不是嗎？」

「老鄉」從眼角默默地看著葉芙多嬌。伊凡諾夫娜。

「葉芙多嬌·伊凡諾夫娜。」列寧轉臉對她說。「請你離開我們一會兒好嗎？」

「我有牛奶放在爐子上，佛拉德米爾·伊利支，」葉芙多嬌·伊凡諾夫娜嗚嗚地說。

「牛奶不要緊，我來看管好了。」

列寧跟葉芙多嬌。伊凡諾夫娜到門口。關上門，又回到「老鄉」跟前。

在廊道上，葉芙多嬌·伊凡諾夫娜噓着波巴利夫，很狠地指點着列寧辦公室的門。

「老鄉」默默地對列寧看了幾秒鐘，於是突然用不同的聲調說：

「哦，好得很……」他站起身，走到爐子跟前，拿了一塊麵包。「你吃麵包……誰種牠的？農

民，誰用血汗灌溉牠的？農民。誰收割牠，把牠打成麥粒，用背脊背負牠的？也是農民？」

「沒有農民，」列寧沉靜地打斷他的話頭。「這個你明白。只有貧農、中農和富農。」說到

「富農」兩個字，列寧用手指指點着「老鄉」。「對嗎？」

「老鄉」剎那間感到惶恐。

「不，這是不對的！有能幹的農民，就是工作做得很好的農民……也有懶蟲。」

「所謂懶蟲就是貧農？」

「照你的說法，是貧農；照我們的說法，是懶蟲！」

「照你的說法，是『能幹的人』；照我們的說法，是富農，是剝削農村的寄生蟲，想推翻蘇維埃政權，工人和貧農則以權。但你們——富農們——決不會成功。」

「那末怎麼辦呢，列寧先生？俄國是一個農民的國家！沒有城市，我們也能過生活的吧？要是你們不給我們棉布，我們就穿土織麻布。要是不給我們靴子，我們就穿草鞋！但要是農民不種稻麥，那末……」

「你們想用餓死來壓倒我們嗎？」

「城市自己會死的！」「老海」粗莽地威脅着，沒有看到斯浮特羅夫和波巴利夫，他們已經走進房來，此刻正站在門口。

「你描出了一幅可怕的圖畫，」列寧裝出驚駭的樣子。「我的頭髮都得豎起來了！你是來向我宣戰的嗎？」

「你是有學問的人。你比我更明白。」

「好的，」列寧說，「請記着而且告訴那些派你來的人們：蘇維埃政權是穩固的。工人們和農民們建立了這個政權，不僅是一年之計，也不僅是十年之計！沒有方法開倒車。不能爲難開倒車。你們富農存在一天，就得給我們破壞。如果你們不肯給——我們就強迫你們給。如果你們用武力對付，我們就消滅你們。這就是全部的真理。真正工人和農民的真理。」

「我們會記得的……」老海，「富農沉靜地帶着威脅口吻說。他把赤楊皮做的背囊放到肩
上。

列寧微笑着。

「好了，我們說明白了。波巴利夫同志，領他出去。」

富農吃了一驚，左右顧盼。他此刻才注意到房裏還有別人。他拿起手杖和帽子，帶着假裝的恭敬向列寧深深鞠了一躬。

「我們請你原諒。」

「再會。」

「走呀！」波巴利夫說

波巴利夫跟在富農後邊。

列寧連忙走到斯浮特羅夫面前。

「你聽見嗎？」他興奮地問。

「他怎麼跑到這裏來？」斯浮特羅夫問。

「一個富農。他到這裏談一談真心話。打聽我們的主旨：看蘇維埃政權會不會讓步。這是很有趣的現象。」

「他公然威脅我們，」斯浮特羅夫說。

「是的，那是當然的。你只要注意一下，他們所有的口號都是社會革命黨的口號：貧農就是懶蟲呀：俄國是農民的國家呀……」

「什麼沒有城市，鄉村也能過生活呀，」斯浮特羅夫插了一句。「一句口頭禪！」

「是的，是的！還有什麼農民都是相同的。他是穿着不同衣服的凱姆珂夫。」

（註）……雅珂夫·密卡羅維支，煮牛奶您內行嗎？你怎麼知道牛奶滾沒有滾？」

斯浮特羅夫走了過來，向鍋裏瞥了一眼。

「不要急。我做你的顧問好了。我過去是大厨司哩。還沒有滾呀。」

「我們太軟了，」列寧說。「我們的政權有時很像牛奶，不像鐵。專政——這是一個偉大的名詞。我們已經宣佈了這個名詞呀。」

「我覺得我們對社會革命黨員太客氣了，佛拉德米爾·伊利支。」

「對！澈底分析起來，剛纔那傢伙就是他們的代表，他們在鄉村的代理人。雅珂夫·密卡羅維支，請到這裏來。」

斯浮特羅夫走過來。他們二人都很當心地看着牛奶。

「沒有滾，」斯浮特羅夫說。「還要一些時候，」

「剛纔那個富農沒有帶炸彈或手槍來，這真是僥倖得很。他們不久就要開始向我們射擊了。……」

那些泡泡怎麼樣？起泡泡不要緊嗎？」

「毫無關係，」斯浮特羅夫十分肯定的說，「請相信我的經驗吧。」

他們兩人都走開了。就在那一秒鐘，他們背後響起啞啞的聲音，浮起一陣蒸氣。

註：「左派」社會革命黨領袖。

牛奶在爐灶上泛濺，冒煙，發燙。

斯浮特羅夫連忙把牛奶舀出來，用一池帚在爐灶上亂拍，忙得不亦樂乎。

伊利支哄笑起來。他笑得喘不過氣，一邊揩着淚水，後來突然停止了笑。

特裁勤斯基出現在廚房的門口。他臉色非常蒼白。

列寧連忙走到他跟前。

「我非到彼得格勒去不可，」特裁勤斯基說。

「發生了什麼事？」

「烏利茨基被殺死了。」

一所鄉村的小屋。

路志珂夫斯基走進大門。他急急走到門廊，走進一個房間。

有三個人在房裏：諾維珂夫，索林斯基，還有彎着身子，坐在角落裏的工人彼特洛夫。

「烏利茨基被殺死了。」路志珂夫斯基告訴他們。

「我們已經知道了，」諾維珂夫說。

路志珂夫斯基走到彼特洛夫跟前。

「怎麼一回事？你幹麼不動手？」

彼特洛夫默不作聲。

索珂林斯基也走到彼特洛夫跟前。

「彼特洛夫，說明理由呀。」

彼特洛夫默不作聲。路志珂夫斯基在彼特洛夫身邊坐下。

「你當時在會場嗎？」路志珂夫斯基問。「幹麼不開槍？」

彼特洛夫默不作聲。諾維珂夫走到他跟前。

「別人在問你呀，彼特洛夫。」

「我不能够……我以前從沒有看見過他。他個子不高……穿一件舊衣服。他開始演說……每句話都說得很清楚……他說到工人……他挑選我的生活作為例子。句句都是真話。我不能開槍打他……」

路志珂夫斯基帶着友愛的態度把一隻手放在彼特洛夫的肩上：「你到門外去，彼特洛夫……休息一下。」

彼特洛夫站起身來。

「……他是站在工人一方面的……」

「去，彼特洛夫，到門外去。」

彼特洛夫離開了。

路志珂夫斯基連忙轉過臉。

「此人很靠不住。索珂林斯基，你去結果了他。」

「立刻！」

「是的。但別在這裏幹。領他到遠一點的地方去。」

索珂林斯基離開了。

路忒珂夫斯基在房裏踱着。

「我當時告訴你們：叫一個工人去暗殺列寧，這是荒謬的想頭。」

「由工人殺死列寧：才能影響全世界。」

「影響全世界——蠢蟲。你們只是誤事罷了。還有別的人嗎？」

「那末開普爾怎樣？」

「時間只有三個鐘頭了。我還得到總部去。」

「你能保證他今天的確出門演講嗎？」

路忒珂夫斯基向諾維珂夫彎過身子。「我親耳朵聽布哈林說的。他激動得很厲害，要我們趕快

幹。列寧今天要到會演講。開普爾在這裏嗎？」

「她在這裏。」

一個氣悶的小房間。到處是香烟蒂。芬妮·開普爾躺在床上，兩手枕着頭，嘴巴含着香煙。

路忒珂夫斯基和諾維珂夫走進房裏。開普爾毫不注意他們；她依舊抽她的煙。

「芬妮·開普爾！」路忒珂夫斯基喊她。

「噢……」開普爾懶洋洋地答。

開普蘭默不作聲。

「你當選了。」

「什麼時候？」

「今天。」

開普蘭默不作聲。繼續抽煙。

「起來！」路忒珂夫斯基嚴厲地說。

眼睛並不看路忒珂夫斯基，開普蘭坐了起來，從茶几拿一隻小瓶，把藥水倒在一隻杯子裏。

「芬妮·開普蘭，你的日子到了。你已經活了二十八年，但沒有誰知道你。明天，你的名字將照耀到歷史的邊際。」開普蘭繼續倒着藥水。「你的名字將響過全世界：芬妮·開普蘭！個個人都會知道這個名字。芬妮·開普蘭！舉手反抗全世界的公敵——列寧——的女人！」

開普蘭喝着藥水，裝出一副苦臉。

「別再說話了！」「歇斯的里地尖叫着。」「給我手槍。」

諾維珂夫給她手槍，而且給他看看槍筒裏的子彈。

「前面三顆子彈都是鏗得尖尖的。看見嗎？牠們還塗上箭毒。」

這時候，從遠處傳來兩響悶澀的槍聲。開普蘭顫慄着。路忒珂夫斯基驚駭地看看四週。諾維珂夫走到窗邊。

「這大概是索阿林斯基放的槍。」

「叫他別在這裏幹！這笨伯！」

又是一聲遠遠的槍聲。

馬來耶·勃龍那耶路的一坐房子。

從頂樓的窗口，可以望見一座兩層樓建築的空空的院子。

頂樓裏有萬西利，馬脫維也夫和「契卡」的特務員們。機關槍已經架在這裏。

「記著，萬西利，」馬脫維也夫說。「如果我出不來，槍聲就是信號。聽到槍聲，馬上發動。」

「好的，好的。去吧。時候到了。」

馬脫維也夫從地板門走下樓去。

萬西利從窗口看著他。

馬脫維也夫穿過院子，穿過街道，走進一個入口裏。

敲着房門。

門開了。

「耶洛斯拉夫，」馬脫維也夫說。

「拉賓斯基。進來。」

在內通飯廳的門口，孔斯坦丁諾夫碰見馬脫維也夫。

「我們正在等他哩。」

他領馬脫維也夫走進飯廳。大約有二十個人在那裏。喬裝的軍官們。他們全體轉過臉，看着站在門口，穿着皮短褂的人，他們是非常憎恨這種皮短褂的。

「你們好呀，公民們，」馬脫維也夫說。

「克俞姆林宮的衛隊長馬脫維也夫，」孔斯坦丁諾夫介紹道。

馬脫維也夫敏捷地行了一个立正禮。

「很高興會見你們。」

他繞着桌子走，跟每個人握手，而且察看着每個人的臉孔。

路忒珂夫斯基穿過院子，走向入口。

「給那個房子包圍起來，」萬西利看見路忒珂夫斯基進入口時，命令道。

一個工人從頂樓奔了下去，傳達命令。

「契卡」的特務們爬過籬垣，跑過後院，包圍着暴徒們的司令部。

馬脫維也夫跟暴徒們一起在飯廳裏。

孔斯坦丁諾夫在演說：

「……我們今天晚上發動。沒有什麼特別信號。隊伍必須在一點三十分鐘集合，一切準備定當。大家都瞭解這件工作嗎？」

靜默。

「司令官們有什麼疑問嗎……請大家對準錶：此刻是五點二十七分。」

個個人都對着自己的錶。

「隊長先生，」孔斯坦丁諾夫轉臉對馬脫維也夫說。「上午兩點鐘，你得打開克倫林宮的大門。」

「是的，先生！」

路忒珂夫斯基靜靜的走進房裏，停在門口，在馬脫維也夫的背後。

「我要預先通知你們，先生們，」孔斯坦丁諾夫繼續說道，「最初跟社會革命黨合作，「左派」共產黨員布哈林和派塔珂夫將參加我們的政府。此外托洛茨基、齊諾夫也夫和開米尼夫也跟我們一起。」

馬脫維也夫臉孔發白了。

「記着，先生們，我們必須堅決從事。時機是再好沒有了。特裁勒斯基不在這裏。他到彼得格勒調查烏利茨基的暗殺案去了。」

「他還沒有到達彼得格勒哩，」有誰插嘴道。

「他到達彼得格勒，」孔斯坦丁諾夫繼續說，「立刻又得回來，因為在此後半小時內，列寧要被

殺死了。」

馬脫維也夫臉孔變得死人一樣慘白，他站起身來，向門口走去。

路忒珂夫斯基堵住門口。

「哪兒去？」

剎那的靜默。

「我忘記帶來克倫姆林宮衛隊的計劃書，」馬脫維也夫說。「我馬上去拿來。」

路忒珂夫斯基抓住馬氏的臂膀。馬脫維也夫把他推了開去，而且從皮套子裏抽出自己的手槍。但他來不及開槍；孔斯坦丁諾夫和路忒珂夫斯基把他繳了械。

軍官們跳了起來，他們抽出各自的手槍。

「別開槍，」孔斯坦丁諾夫喊道。「別開槍！絞死他！」

馬脫維也夫在軍官們的手中掙扎着。

「我會使你們開槍的！」馬脫維也夫厲聲說道。「開槍！」他掙脫了他們的手，奔到窗口。

開槍。

「萬西利？」馬脫維也夫喊，跳出窗口。

「前進！」萬西利命令道。

「羣一羣的「契卡」特務員衝向那座房子。」

機關槍對着窗口開火。

開火。

馬脫維也夫躺在街上。

「契卡」特務員們攻擊那座房子。開火。手榴彈的爆炸。萬西利對馬脫維也夫彎下身子。

馬脫維也夫睜開眼睛，想說話。萬西利扶着他，幫他抬起頭。

「說，說。我聽得懂的。」

馬脫維也夫喘息着。

「……救……伊利支……馬上……去……」

萬西利一切都明白了。

「布利諾夫，」他喊。「你來指揮！」

「好！……」在槍火中可以聽見布利諾夫的回答。

「喂，那裏什麼人，到這裏來，」萬西利喊，依舊抱着馬脫維也夫。「辛脫索夫！」

「契卡」特務辛脫索夫奔過來。

「辛脫索夫，把他領到安全地方。把他傷口包紮起來。」

萬西利小心翼翼地將馬脫維也夫放到辛脫索夫的臂抱裏，拚死命的往前跑。辛脫索夫抓住馬脫維也夫的肩膀，把他拖到一邊去。

馬脫維也夫躺在石子街上，頭靠在辛脫索夫的膝頭上。他再沒有力量睜開染血的眼睛了。

「托洛茨基……布哈林，俄徒……通知中央委員會……」

他用盡最後的力氣維持着垂死的生命，對辛說索夫的耳朵低語道：「告訴法立克斯……」

「咄……別作聲……別作聲……」辛說索夫說。他一手蔽着馬說維也夫的頭，另一手握着手槍，他慌張地向週圍掃了一眼。

街上空無一人，辛說索夫突然把手槍指着垂死的馬說維也夫的太陽角，放了一槍。

開火。「契卡」特務員們攻擊着司令部。

孔斯坦丁諾夫跳出壕塹。

他奔過轉角，碰到辛說索夫。他驚駭地停住腳。

辛說索夫默默地用手做一個信號：跑吧！

孔斯坦丁諾夫立刻不見了。

辛說索夫把手槍插回套子裏。他用衣袖從自己制服揩去被殺的人的血。

馬說維也夫的屍體躺在石子街上。

辛說索夫向四週掃了一眼，跑了。

克倫姆林宮的院子。

伊利文出現在門口！向一輛汽車走過去。他輕快地走着，頭向前彎，他的面容是嚴肅的。

布哈林走到他跟前。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烏利茨基死得多麼可怕呀……」

伊利支突然停步。

「你是要負責的。對於他的死，你是有罪的！」

在布哈林的眼睛裏，閃動着極度的恐怖，但他立刻抑制住自己。

「請問一聲，佛拉德米爾·伊利支，怎麼要我負責呢？」

「我們的每個弱點，我們隊伍裏的每個腐化份子立刻都被敵人利用來打擊我們，這不是清清楚楚的事？你的唯一工作就是用腐化黨、分裂黨的手段來削弱我們的力量……」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布哈林想插嘴。

「你對布勒斯特和平條約的反抗鬥爭已經犧牲了我們無數同志。」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

「難道我們現在還來相信你們的「左派」，不把你們的行爲作一番政治的估計嗎？」
列寧站在布哈林的正對面，注視着他的眼睛。

「難道我本人現在還要相信你嗎，布哈林？」

布哈林做了一個手勢，好像要擁抱伊利支似的。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別再說這種話，別那樣興奮，這對於你的身體是有害的……你不知道我現在爲什麼要來跟你說話。聽我說呀。我已同一班同志討論過，我們同意拋棄前嫌，停止一切派別的活動，跟整個中央委員會手挽手地聯合起來，和衷共濟。」

列寧半閉着眼睛看着他：

「哦，真的？」

「我向你發誓，佛拉德米爾·伊利支！我把這事情考慮得很久很久。我一切都明白了。這就是我考慮的結果！現在讓我們握一握手吧！」

列寧不跟他握手。

「要是真的如此，我真高興極了，」他說。

「那末現在是和解了，佛拉德米爾·伊利支！」

布哈林擁抱列寧，吻列寧。

列寧走向汽車。

「吉爾同志，到邁克爾孫工廠去。」

「我原以為你要趕到利福托伏騎兵學校去，」布哈林在「和解」後微笑着說。

「不，我到邁克爾孫工廠去。」

列寧關了汽車門。

萬西利喘息着，奔下街道。一輛汽車正對他開來。

萬西利堵住汽車的路。喝令他停車。一個外國人坐在車裏。

「出來！」萬西利命令道。「出來！」他再嚴厲的重說一句。

他把外國人拉出車外，自己坐了進去。

「到克俞姆林宮！」

布哈林依舊站在剛纔跟伊利支談話的地方。

萬西利的車子開了進去。

「伊利支！」他喊。

布哈林戰慄着，轉過臉來。

「什麼事？」

「伊利支在哪裏？」

「他到會場去了。」

「什麼地方？」

「我想他是到……」話頭稍稍一停，別人簡直看不出這個停頓。「是的，是的，到利福托伏騎兵學校去了。」

汽車又飛出克俞姆林宮的大門。

在邁克俞孫工廠。

暴風雨似的歡呼聲。

工廠裏有一個工場被人們擠得水洩不通。有些坐在長凳上，有些坐在櫃子上。有些站在邊

道上。」

伊利支站在講台上。他用手勢叫聽衆靜下來。

歡呼聲終於靜下來了。

「蘇維埃俄國已被敵人包圍着，」列寧說。「反革命的暴動像火焰一樣從俄國的一端延燒到另一端。這些暴動是由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金錢所喂養，由社會革命黨和孟雪維克所組織。帝國主義野獸們正利用我們共和國的年青和薄弱，企圖撕出牠的魂靈。富農的暴動，捷克斯拉夫的叛亂，英國軍隊在穆耳曼斯克的侵擾，社會革命黨的暴動，白軍哥薩克的進攻，這從北面、東面和南面向我們進逼的一切戰線構成了一個統一的戰爭——反蘇聯的戰爭。我們正在從這些慘重的傷口流着我們的血。……」

列寧的演說是那麼有力，明白，精彩。他是樸實的人，充滿了不屈不撓的勇氣和無窮無盡的力量。數千隻眼睛跟隨着他每一有力的手勢，羨慕他那被人愛護的身體，數千隻耳朵傾聽着他那響徹全世界的親愛的聲音。真理刺進了民衆的隊伍；他們的臉孔燃燒起來了；眼閃爍着。列寧不能冷冰冰地演講，他的聽衆也不能漠不關心地聽他的演講。

在會場的一角，站着一個瘦弱的男人，他激動地擡擲着。他急匆匆地寫了一張字條，丟到羣衆的隊伍裏。字條從一隻手傳到另一隻手，向講台方面傳過去。

「……我們是在空前的困難環境中過生活，」伊利支繼續說。「我們在餓肚子。我們的煤油和煤的來路被切斷了……」

「也沒有穀麥，全被封鎖隊拿去了，」一個婦人的聲音。「我有一個親戚……」

「別作聲……噤……靜些，你。」

同志，關於穀麥的事情，我等一會回答你……同志們！維持政權比奪取政權還要困難。我們的革命正在前進，發展，長成。我們的鬥爭也隨着革命發展，而長成。我們當面的任務愈複雜，愈深入，則我們的鬥爭也愈緊張，愈複雜，愈猛烈！」

這時候，那條子做到伊利支手裏了。他一邊展開條子，一邊繼續演說。

「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是最複雜、最艱苦的鬥爭。我們的革命使得帝國主義者發抖了……」

伊利支讀着那紙條。

「這裏說得非常明白，同志們。我接到一張條子。」他高高地舉起那條子。「聽我讀這條子的內容……」無論如何，你們不能維持政權。你們的皮將被人剝下做鼓面。」

喧嘩。憤慨的吼聲。

「靜些，同志們，」伊利支說。「我看出這不是工人的筆跡。我想寫這條子的人未必膽敢跑出來。」

喧嘩，呼聲。喊聲：「讓他試試看！」

列寧舉起一隻手。

「我料他不敢跑出來，同志們。」

笑聲。

「當一種革命正在進行的時候，」列寧說，「當一整個階級正在死滅着的時候，牠跟個人的死亡

不同，你不能把死屍抬出去。舊社會死了的時候，你不能把布爾喬亞社會的屍首釘在棺材裏，埋葬在坟墓裏。牠在我們隊伍裏腐爛着，牠腐爛着，把毒氣傳染給我們，傳染給我們自己！牠發散着臭氣！」伊利支憤憤地說，揮舞着那張條子。

觸電的羣衆怒吼着。暴風雨似的歡呼聲。

工廠的院子。可以聽見裏透的歡呼聲。

列寧的汽車停在院子裏。汽車夫吉爾坐在舵輪跟前。

開普蘭走近汽車。

「誰在裏邊演講？」她問。

吉爾懷疑地看着她。

「我不知道。」

「你替誰開汽車來的？」

「只是演講的人。我怎麼知道是誰？」

「你是車夫，却不知道坐車的是誰，哼！」

開普蘭走了開去。

諾維珂夫正在內通會場的門口等她。

他們二人走進會場。

講台上的伊利支正在結束他的演詞。

「三倍的警覺，當心，忍耐，同志們！個人必須堅守自己的崗位。已被民衆意志所叛決的叛徒們，必須加以無情的撲滅！要是不鎮壓頑強的投機家，我們的革命就不能成功！……我們已經做了這一個工作，而且還要做着：這是在值得自豪的！」

開普蘭和諸維珂夫站在聽衆的後面。

「他一講完，你就一直走到院子裏，」諸維珂夫低聲說：「我要設法把羣衆堵住。」

開普蘭的頭微微一點，別人簡直看不出來。

伊利支揮着手，「讓那些無價值的靈魂吸泣，讓布爾喬亞發火吧。只有覺悟工人的最堅硬的鐵一般的權力才能維持蘇維埃政權，才能維持和鞏固勞苦大眾對地主資本家們的勝利！請記着，工人同志們，我們只有一條出路——勝利或滅亡！」

轟烈的歡呼聲。幾千隻手對列寧揮過來，幾千個臉孔朝着他。

列寧拿來帽子，穿上大衣，離開講台。

歡呼的工人羣衆的牆壁裂開了，讓列寧通過。

他沿着狹窄的道路走，歡呼的吼聲跟着他，他兩眼找尋着什麼人。

國際歌。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的罪人……」幾百個聲音合唱着。

「同志！」伊利支在歡呼和國際歌的吼聲中喊着剛纔問過他的那個婦人。「剛纔是你問起徵發穀麥的事情吧？」

婦人顯出很窘的樣子，別人把她推向列寧。

列寧走到她跟前。

國際歌的歌聲。

列寧跟這婦人並排走着，向婦人解釋些什麼，因為有國際歌的歌聲，我們聽不見他說些什麼，他低着頭，傾聽着婦人的話語。

興奮的羣衆在他們後邊滾流。

伊利支登上狹窄的石級，離開了會場。」

突然！一陣擁擠，混亂。

「不要推，不要推，同志們！給列寧同志讓路！」

諾維珂夫倒下，堵住出口。

愉快的伊利支在一羣婦女包圍中，穿過工廠的院子，他回答着婦女們的疑問，說笑話，哄笑，他的友愛的微笑擁抱着週圍的人們。

吉爾開動摩托，開了車庫的門。

國際歌的歌聲。

舊世界打物價落花流水。

新世界帶來了光明。

伊利支伸出一隻手，他跟婦人們握手告別。

太陽西沉着，殘輝照在伊利支的臉上，他半閉着眼睛；他那開闔的前額被照得亮晶晶的。這時候，一隻握着手槍的手出現在列寧背後一個婦人的肩上。

莫說我們一錢不值。

我們要做全世界的主人。

槍聲。

羣衆騷動起來，接着——一動也不動。

一聲叫喊。

第二槍，第三槍。

吉爾跳出車外。

開普蘭簡直沒有描準地開了第四槍，把白郎林手槍丟在吉爾的腳跟，轉身奔逃。列寧慢慢倒在地上。

諾維珂夫從會場奔跑出來，跑向倒地的俄軍，他一邊跑，一邊摸出一支手槍。羣衆從會場湧出來。吉爾用自己的身體掩住列寧。

「我要開槍啦！」他對諾維珂夫喊道。

諾維珂夫突然轉身向大門口奔跑。

一陣狂怒和恐怖的吼聲滾過工廠的院子。

一個聲音喊道：

「他們打死了他！他們打死了伊利支！」

跑得喘不過氣來的萬西利，在大門口跟諾維珂夫撞個滿懷，他也不停步地絆倒了諾維珂夫。

諾維珂夫翻了一個跟斗。

萬西利奪過諾維珂夫的手槍，撲在諾氏身上。

工人們跑過來。

「捉住他！」萬西利喊。

他們捉住了諾維珂夫。

萬西利衝向汽車。

幾千人圍繞着汽車。萬西利從人縫中衝到列寧跟前。

伊利支躺在地上，週遭圍繞着密層層的工人。

萬西利跪下，向列寧彎過身子。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佛拉德米爾·伊利支……佛拉德米爾·伊利支……」萬西利低聲喊道。死一般的靜寂。

一個婦人號啕大哭起來。

列寧的雙唇抖動着。萬西利的耳朵湊到列寧的唇邊。

「告訴他們……」伊利支說，差點兒聽不出來，「不要惶恐……讓……工人同志們……武……裝起來……」

萬西利把伊利支的頭緊緊抱在自己的胸前，一邊抬起被苦惱扯歪了的臉孔。在死一般的靜寂中，可以聽見他的聲音：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要你們武裝起來，同志們！」

一陣喃喃的低語流過羣衆的隊伍，接着又靜寂了。

「勝利是我們的，」伊利支低語道。他的氣力衰下去了。

「勝利是我們的，」萬西利大聲轉述道。

太陽沉下去了。

夏日黃昏的薄暗籠罩着城市。

列寧心想掙起身來。

「萬西利同志……我……單獨……向你表示感謝。」

他失去了知覺。萬西利和吉爾把他抱起來，抱到車子裏。

羣衆中湧起喃喃的低語。

「列寧萬歲！」有人喊道。

羣衆讓出一條路。汽車開走了。

羣衆一動不動，望着汽車的後影，羣衆不再黏在一起了，不再活動了——好像牠被撕去了一塊似的。

突然間，從一處地方發出一種憤怒的悲號。

全場羣衆像一個人一樣轉過身來。

開普蘭被領進來。

羣衆裏湧起一種愈響愈重的威脅的怒罵聲。幾千隻被眼淚和仇恨刺痛了的眼睛向着開普蘭，工人黨員的圈子緊緊圍繞着她，保護着她，使不爲羣衆的狂怒所侵犯。

「打死她！打死女兒乎！打死她！」

「同志們！同志們！」工人們喊道，他們用盡最後一份力氣擋住羣衆。「不要私刑毆打！她非受審判不可，同志們！」

暴怒的羣衆在他們週圍沸騰着。

「打死布爾喬亞！……打死殺人犯！……武裝起來，同志們！……」

一個滿臉眼淚的工人爬到一隻箱子上，一隻緊握的拳頭高高舉起，喊聲淹蓋了羣衆的怒吼：

「伊利支的每一滴血，每一滴血，要他們付出代價！……我們要替自己報仇，要猛烈地憎恨敵

人，要猛烈的打擊敵人，我們工人的回答將使他們整個可咀咒的創子手的世界動搖起來！……

武裝起來，同志們！」

「武裝起來！」羣衆喊道。

汽車在門前停下。

吉爾跳出車來，開了車門。列寧下車，萬西利扶着他。

他們慢慢走進大門。

走到樓梯跟前，列寧停步了。

「佛拉德米·伊利支，我們抱你上去吧……」

「不，不……我自己走。只要脫去我的外套就得了……」

吉爾和萬西利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從列寧受傷的肩膀脫去了外套。一種劇痛的猛烈的搖擺移過他的臉龐。

列寧走向樓梯。

他艱強地走着，緊閉着嘴，一級級的登上去。

他襯衫的袖子上沁出了一支小小的血流。

萬西利和吉爾跟在他後邊。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

「不，我要……自己……走上去。」

伊利支受傷的消息立刻傳遍了全國，工人大眾像一個人一樣起來保衛革命。他們用羣衆力量懲罰布爾喬亞，槍殺自衛隊，這是他們對於槍斃列寧的暴行的回答。

傍晚。

伊利支的房門關着。從廊道裏傳來電話機的玲玲聲和同志們接電話的輕輕的聲音。電報機的啾啾聲也可以聽到。

葉芙多嬌·伊凡諾夫娜站在窗邊。她的老臉濕透了淚水。她把全身的軀重都靠在窗柱上，好像只有這樣才不會跪下去似的。

屋外，天色黑下來了。

紅場上有一大羣人。千萬隻關切的眼睛注視着克倫姆林宮。克倫姆林宮的樓下，通人民委員會的樓梯上，都擠滿了靜默的羣衆。

人民委員會的廊道。

電報機啾啾地響着。

斯浮特羅夫低聲口授着一通電稿。

「……工人階級將用更大的團結，將用嚴酷的集體制裁——對於一切反革命份子的制裁，來回答謀殺他的領袖們的暴行！……肅清布爾喬亞，是工人階級領袖們的安全的最大保證！加強你們的團結！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斯浮特羅夫。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下午十時四十分。」

列寧房門口的衛兵在換班。新衛兵靜靜地走到門口。

「沒有什麼特別事情……他們在等着一位教授，」卸班的衛兵低聲說，把自己的崗位讓給新來的，但依舊站在門口。

萬西利和明時教授急匆匆地沿着廊道走來。斯浮特羅夫跳起來，迎接他們。

「教授？」

「是的，你好嗎？」

他們一塊兒沿着廊道走。

一個司令官奔到斯浮特羅夫跟前。他消瘦的臉孔沒有括過，兩眼冒火。

「斯浮特羅夫同志！」他低聲喊道，跟斯浮特羅夫並肩走着。「赤塔淪陷了……沙拉坡爾被包

圍。」

「利卡赤夫呢？」

「被殺死了。」

明時停步。

「請你們別把這些消息告訴病人，」他嚴肅地說。

「是的，是的，當然。」

明時和萬西利走進列寧的房間。

彼巴利夫走到斯浮特羅夫跟前。

「皮拉雅的橋樑被炸掉了。開往彼得格勒的糧食運輸車出了軌，因為鐵路被人破壞了。罪犯已被

「契卡」捕獲。」

「彼特洛夫斯克還守住嗎？」

「彼特洛夫斯克已被英國軍隊佔領了。」

「好了，別再說了。把所有報告送給我。」

娜塔·孔斯坦丁諾夫娜和瑪麗雅·伊利尼舒娜在前屋裏。明時穿上白色襯衫。從稍稍開著的伊

利支房間的門，可以看到醫生們俯身在病床上。

明時走進列寧的房間。

維立金娜·奧伯克和拉皮諾維支站在床邊。

「注射過嗎啡？」明時一進房，就問。

「注射過了。」

明時對着病床彎下身子。

列寧躺在床上，頭靠在枕頭上。大顆的汗珠出現在寬闊的前額上。

明時用敏捷熟練的動作試探着列寧的肩頭。

「好……當心……稍稍把他翻過些……當心！好……你們以為槍彈在這裏？」

「一顆在這裏，」奧伯克說，「但還有一顆呢？」

明時停止檢驗，看一看傷口。於是他帶着極度的恐怖小心翼翼地探着頸項。突然間，他的指頭停止動作。

他向其他兩位醫生投了迅速的一瞥。

他們立刻看出了致命的危險。他們交換着警視。

在前房裏，娜岱達·孔斯坦丁諾夫娜和萬西利站在內通列寧房間的門口跟前。

「不要急，」萬西利低語道，「可以醫得好的。」

「你不必寬慰我，」娜岱達，孔斯坦丁諾夫娜低聲答。

明時站直身子。奧伯克向他彎過身，在他耳邊低聲說些什麼。

「是的，應該備好這個，以防萬一，」明時答，離開了。

奧伯克吩咐看護：

「預備好養氣。」

列寧呻吟着，稍稍睜開眼皮。苦痛掩罩着他愉快的眼睛。苦難消滅了他的微笑。

「醫生……」他低語。

奧伯克對他彎下身子。

「我完結了嗎？」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你幹麼要這樣想呢？」

伊利支向他瞥了一眼，打斷他的話頭。

「你是黨員，不是嗎？」

「是的。」

「你一定懂得……如果我要死……我一定要知道……實情……使我來得及……許多事情……來得及……叫斯大林回來……」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你不會死！」

「你最好告訴我老實話……」

「要是必要的話……我會告訴你的。」

「給我保證……」

「我給你保證。請你睡一會兒。請……」

奧伯克離開房裏。

在前房的角子裏，斯浮特羅夫和明時在低聲談話。奧伯克走到他們跟前。

「你覺得怎樣，教授？」奧伯克問。

「很不好。心臟的活動很弱，有冷汗。怪得很，剛剛受傷，就有這種現象。」

「不會是中毒的現象嗎？」

「此刻還斷不定。」

波巴利夫輕輕推進房門。

「斯浮特羅夫同志，擦立親有電。」

斯浮特羅夫走進電報室。

電報員給他一通譯好了的電報。

「斯大林拍來的。」

斯浮特羅夫讀了電報。低聲口授一通回電：

「一顆子彈打傷了肺。彈在頸右。肺部出血。胃道是否受傷，尚不得知。另一顆子彈打碎了鎖骨。

脈搏很壞。病勢沉重。」

電報機啾啾地響。受信紙爬出來。電報員翻譯着電碼。

斯浮特羅夫讀着回電。又發一電：

「好。就這麼幹。」

受信紙又帶來一電。斯浮特羅夫的回電：

「立刻就幹。」

等了一息。又讀來電。覆電：

「前線局勢嚴重。他的生命決定於你們進軍的結果。祝勝利。」

波巴利夫來。

「斯浮特羅夫同志，你有電話。從「契卡」打來的。」

「我就來。」

列寧的辦公室。斯浮特羅夫走到電話機跟前。低聲接電話：

「吟嘯……是的，我是斯浮特羅夫……你是誰？布利諾夫……說得低聲些，清楚些！」

我們看見牆上牆紙，滿是血跡的布利諾夫在一個房間裏打電話：

「……有兩個人還沒有提到，」布利諾夫說。「是的，是的，在勃龍那耶路。他們躲在使館

裏……他們從那裏射擊我們……有機關槍……我們不知道怎麼辦好。到底是外國使館……牠享有特

權……什麼？很好，斯浮特羅夫同志。」

布利諾夫掛了電話。

他奔到街上，發出一個信號。

「契卡」特務員們實行進攻。

「衝進去！」布利諾夫喊道，把一個手榴彈從使館的窗口丟進去。

「契卡」的特務們用槍托搗毀了使館的大門和小門。

他們衝進屋子裏。

孔斯坦丁諾夫正從窗口射擊。英國公使站在他背後。

「雷爾敦先生，我們得逃走……」

「不知道跟你說過多少次了，我不是雷爾敦，我是孔斯坦丁諾夫。」他開槍。「孔斯坦丁諾夫……」他開槍。

一個手榴彈爆炸了。孔斯坦丁諾夫從窗跟跳了開去，逃走了。

在樓梯上，在使館的廳堂裏和廊道上，都進行着戰鬥。

孔斯坦丁諾夫逃過幾個房間，逃進廚房裏，這裏有螺旋梯通到樓上。

他走向樓梯，但這時有兩個「契卡」的特務衝進廚房。孔斯坦丁諾夫開槍。一個「契卡」特務倒地。另一個特務衝向樓梯。孔斯坦丁諾夫扳着槍機——手槍裏沒有子彈了。孔斯坦丁諾夫向「契卡」特務撲過去。他們扭打起來。孔斯坦丁諾夫揮出一隻手，從檯子上抓了一把斷刀，刺進「契卡」特務的背脊。他於是奔上樓梯，不見了。

布利諾夫帶領幾個人衝進廚房。地上躺着兩個死屍。

布利諾夫衝上樓梯。

孔斯坦丁諾夫關了樓板上的滑門，爬到屋頂上，結果落在預伏在頂樓窗跟的「契卡」特務的臂抱裏。

「他在這裏。」「契卡」特務喊道。「同志們，到這裏來！」
人們在屋頂上奔跑着。

特裁勒斯基得到了這些恐怖的消息，迴返莫斯科。

火車頭尖叫着。夜。某一車站模糊的燈光閃了過去。又是樹林和黑暗。

特裁勒斯基站在火車的月台上；他穿着軍人的大衣。

車輪單調的震響。

特裁勒斯基很不耐煩，萬分掛念，看看窗外，開了車箱的門，又在狹小擁擠的月台上跛着，無法遏止他極度的焦慮。

列車決不能死。

伊利支屋子裏的一個房間。萬西利坐在櫃子跟前，頭靠在兩臂上。斯浮特羅夫從一個角落踱到另一個角落。

黎明。

一個看護捧着養氣器具急匆匆地穿過這個房間，走向列寧的房間。波三利夫走進房來。他看一看這些充滿驚惶和苦惱的面孔，自己在靠近門口的地方坐下。

教授和兩個醫生從列寧房裏出來。大家衝到他們跟前。

「沒有別的辦法了，只好等着看……一切方法都用盡了……讓我們希望。但……」

萬西利帶着懇求的神情望着教授。

「教授……醫生同志們……還有什麼法子嗎？也許還有什麼法子吧？」

教授聳聳肩膀。

「讓我們信任他的體格吧。」

「好消息？」奧伯克醫生低聲說，好像對自己說一樣。

「是的，可以的，」教授說，猜出了對方沒有說出的思想，「告訴他一些好消息也好。」

萬西利和奧伯克交換着警視。

「可以的，不過……叫我怎樣？……」奧伯克沒有說完他的句子。

「不對，不對，我們不能說謊，」斯浮特羅夫說。「他無論如何不會相信的。」停停。「同我
去。」他跟波巴利夫一同離開了。

看護從列寧房間走過來。

「他在吐血，」她低聲說。

醫生們連忙趕到伊利支那裏去。

萬西利走到關着的門跟前，緊張地傾聽着，等待着。

在死寂中可以清楚地聽到模糊的呻吟聲。

萬西利再也不能自持了，屁股落在一把椅子裏，兩手掩着面孔。他哭了。

娜岱達·孔斯坦丁諾夫娜坐在角落裏，上身挺直，默不作聲，臉色慘白，神情嚴肅。

萬西利覺得很窘，揩着眼淚。

「請原諒我……娜岱達·孔斯坦丁諾夫娜……」

斯浮特羅夫和波巴利夫在電報機跟前。受信紙爬出來，機齒的嘎地響着。波巴利夫慢慢地讀着：

「斯大林探詢列寧傷勢。」

斯浮特羅夫靜默了幾秒鐘。

「報告斯大林同志……傷勢甚危，肢體瀕壞……」

擦立親。斯大林的火車。車外大雨如注。空悶的砲聲。

斯大林站在電報機跟前。

電報員讀着受信紙上的電報：

「……傷勢甚危……肢體瀕壞……開始吐血了……」

電報機靜默了。

斯大林站在靜默的電報機跟前，靠帶襪子，俯着頭。

近旁，在滂沱大雨的嘈聲中，有砲彈的爆炸聲。

斯大林竭力自制，挺直身體，踏着沉重的腳步，走過車廂。他用一種輕快的動作開了車廂的門。他走進第二間車室。

軍事專家們坐在那裏，面前放着一張地圖。

「繼續說下去。」斯大林沉靜的說。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怎麼樣？」一個頭髮灰白的司令熱切地問。

「他在吐血，」斯大林沉靜的答。「繼續說下去，」他重說一句。

剛才被斯大林的離席切斷了話頭的那個軍事專家，現在又繼續報告前綫的情勢。

前綫情勢危急。當這位軍事專家用一種沉重單調的聲音述說一次一次的敗仗，在地圖上指出紅軍退却的路綫和被白軍衝破陣綫的地點時，斯大林一邊聽着，一邊打電話：

「伏洛希羅夫，」他沉靜地說，並沒有打斷軍事專家的報告。「他不在？好。」

這時候，這位軍事專家說出當天被白軍佔領的一個村莊的名字。

「什麼時候被佔領的？」斯大林問他。

「今天上半天。」

「說得更準確些。」

「十二點半左右。」

「當時你的支隊在哪裡？」

「不幸得很，我當時來不及趕到那裏……」

斯大林按鈴。一個傳令兵來。

「請退命珂夫同志到這裏來。」（對軍事專家：「說下去。」）

「照我們這部陣綫的情勢看來，我們可以說今天全部徵兆都說明我們還要後退。」

「真的？」斯大林說。「報告完了？」

「完了。」

退命珂夫入。

「退命珂夫同志」斯大林轉臉對他說。「你去指揮那個支隊。你把牠整飭好。」

那個軍事專家突然挺着身子。

「不過，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的眼睛看着全體在座的人：

「我們打仗打得很不高明。我們專門在看地圖。描計劃——退却。要是地圖不能幫助你前進，牠有什麼好處呢？明天黎明，我們全綫前進。沒有什麼「退却的徵兆」……」（他向軍事專家們投了迅速的一瞥。）「你們將從前敵總指揮伏洛希羅夫同志得到具體的任務。再會。」

軍事專家摺起了地圖。

伏洛希羅夫輕快地走進隔壁的車室。水流沿着他皮大衣流下。一股一股濕的頭髮黏在他的前額。

伏洛希羅夫一直走到電報機跟前。他拿起受信紙，熱切地讀着電報。斯大林走進來，站在他旁邊。

伏洛希羅夫讀完了電報，當心地把牠放在櫃子上。

靜默。

「這樣……」伏洛希羅夫最後說。「這樣……」

靜默。

斯大林在櫃子上攤開一張地圖，

伏洛希羅夫向他走過去。

「明天克拉斯諾夫就要渡過頓河了」伏洛希羅夫咬牙切齒地說。

一個傳令兵進來。交給斯大林一個電報。

「革命軍事委員會托洛茨基拍來的。」

斯大林讀了牠，交給伏洛希羅夫。

「你看看。」

伏洛希羅夫看了電報。

「如果我們把這通漂亮的命令譯成老老實實的俄文，牠的意思是怎樣？」

「使前綫瓦解，把擦立親讓給白軍」，伏洛希羅夫哭。「沒有別的意思。」

斯大林俯身在檯子上，在這通電報上寫道：「不要管他。人民委員斯大林。」

伏洛希羅夫從斯大林手裏拿過筆，在史氏的簽名下邊寫着：「前敵總指揮伏洛希羅夫。」

斯大林把電報交還傳令兵，跟伏洛希羅夫一起俯身在地圖上。

伏洛希羅夫用鉛筆在地圖上標出了第一道防綫，於是放下鉛筆，用充滿掛慮和驚怒的眼睛望着斯

大林，「吐血……這很危險？」

斯大林默默地把一隻手放在他朋友的肩上。

列寧跟死鬪爭。

夜。半明半暗的房間。黯淡的燈光照着一張檯子，檯上罩着白布。外科器具閃着白光。

房裏有娜岱達。孔斯坦丁諾夫娜，拉皮諾維支醫生，萬西利。萬西利站在床前，兩眼注視列寧。列寧面無人色，沉重地呼吸着。

一陣大雷雨，遠遠的雷聲。

剎那間，伊利支睜開眼睛，被痛苦奪去了光彩的眼睛。

「爲什麼他們不給我前邊的報告？」他說，困難地呼吸着，但極度的疲勞又拉下他的眼皮。

停停。

「……什麼都不要告訴娜迪亞……我要起來……坐過去一些，法立克斯……愛特多維支……他們要向你開槍……你得格外當心……坐過去一些……你不願照顧自己嗎？他們都在替自己報仇呀……」

拉皮諾維支醫生走到看護跟前。

「樟腦」。

近旁有鳴雷，閃電照亮了房間。

「我們必須趕快佔領西讓白斯克……麥……他們可以燒了牠……我們過去……太軟了……現在應該是奮起的時候了……」

列寧靜下去了。只有病人急促沉重的喘息可以聽見。

雨越落越大。

雷聲遠開去了。風吹的房窗格格作響。

門輕輕的開着。

列寧傾聽着門後的聲音。「誰？誰來？」

「靜靜地躺躺着吧……沒有人，」克魯普斯卡耶答。

列寧傾聽着：「高爾基來了。那是高爾基。讓他進來。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娜迪亞，叫高爾基來，這是他的聲音。」

「這不過是你的想像，伏羅迪亞，那裏沒有人。只有雨。」

列寧要掙起身來。「不對。那是高爾基，讓他進來。」

娜岱達·孔斯坦丁諾夫娜和萬西利面面相覷。萬西利走了出去。

門輕輕開了。高爾基，他走到列寧牀前。他坐在牀跟。

「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在哪裏？」列寧在半意識狀態中喃喃地問。「他爲什麼不來？……他一定……」

「我在這裏，」高爾基輕聲答。

但列寧沒有聽見他的話。

「他爲什麼不來看我？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高爾基偷偷揩着眼淚。

列寧睜開眼睛。他完全恢復了意識。他看見高爾基。

「亞歷克西·麥克沁瑪維支……親愛的高爾基……」微笑的影子出現在伊利支疲倦的眼睛裏。

「他們允許我來看你是有條件的，就是要我們雙方都保持沉靜，」高爾基輕聲說。「讓我們保持沉靜吧。」

「好的，」列寧低語道。「讓我們保持沉靜。」

他舉起一隻無力的手放在高爾基的大手裏。

列寧躺着，高爾基坐在他身邊。兩個偉人默默地互相握着手。

雨聲。

波巴利夫走進前房。

「萬西利同志。」他低語道。「特裁勤斯基同志要你接電話。」

「我以爲特裁勤斯基在這裏。」

「不，他到「契卡」去了。」

萬西利接電話。

「是的，特裁勤斯基同志……馬脫維也夫？我把他交給辛脫索夫的……辛脫索夫！……週圍沒有別人。馬脫維也夫受了傷。沒有，他沒有說別的話……佛拉德米爾·伊利支病勢很重……神志不清……高爾基來看他……他現在又昏過去了。」

特裁勤斯基推了電話。

「列寧昏過去了……」

他用兩手掩着臉，一動不動地坐着。

在紅軍可怕的打擊下，哥薩克部隊倉皇退却……

大砲的隆隆聲，砲彈的尖叫聲，爆炸聲。

一枝枝的火柱升向天空。

白軍逃走了。他們目不回頭地逃走着，留下傷兵，武器，藥彈。

克里姆·伏洛希羅夫高舉着閃亮的軍刀，用鬍鬚刺刺着他的馬。一支騎兵的火流在他後邊滾。

紅軍像暴風一樣追着敵軍。

「烏拉！」的喊聲。軍刀的揮舞。

白軍目不回頭地逃向頓河。

紅軍像憤怒的火流一樣，把哥薩克白軍趕入頓河。

砲彈在充滿白軍的河水中爆炸。

「烏拉！」的喊聲。

斯大林的汽車繞着前線疾駛。一個砲彈在他旁邊爆炸，一陣飛揚的泥土掩蓋了汽車，但他依舊繼續前進。斯大林沒有受傷，汽車停了，混身蓋着泥土，眉毛在日晒雨淋的黑臉上結在一起的斯大林，走進一所泥牆小屋。

「給我接連火車的電話，」他對電話接線生說。

接線生撥動着戰地電話機。

「斯大林的火車？……斯大林的火車？好了，接通了。」
接線生把耳機遞給斯大林。

「你是值日司令？我是斯大林。直接拍電報告列寧同志……」

人民委員會的廊道。

「萬西利同志，」一個興奮的電報員低語道。「你看……你看……」
萬西利連忙拿起電報受信紙。

「馬上去報告佛拉德米爾·伊利支！」

奧伯克醫生跟萬西利一起俯身在受信紙上。

他們讀着電報。

萬西利用顫抖的手撕下受信紙。他同奧伯克醫生跑進列寧的房間。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萬西利稍稍放大聲音喊道。「佛拉德米爾·伊利支！」

坐在伊利支床邊的娜岱達·孔斯坦丁諾夫娜用一隻指頭放到自己的唇邊，但奧伯克醫生帶着保險的神倚點頭。

伊利支的眼皮顫動着。他沒有睜開眼睛，輕聲說道：

「我在聽呀，萬西利同志。」

「請你聽我讀電報，」萬西利稍稍放大聲音說。「擦立親區蘇維埃軍隊的前進獲得勝利……」他興奮地讀着，吞下每一個字。

「……敵軍狼狽逃走，被我軍趕過了頓河。擦立親陣地穩固。向列寧同志致最熱情的敬禮。我軍繼續前進。人民委員斯大林。」

列寧睜開眼睛。他看看萬西利，看看娜岱達·孔斯坦丁諾夫娜，又看看奧伯克醫生。

「再……讀一遍……」他說。

萬西利把電報再讀一遍。

列寧疲乏的眼睛裏現出了微笑。

「告訴他……」

他很困難地低聲說道。他顯然有許多話要說，但結果只能說出兩個字：

「……謝謝。」

伊利支的病狀一天向全國報告三次。

一羣工人站在一個工廠的工場裏。

「靜些！」羣衆中有人喊道。「靜些！」

「讀呀！」

工廠委員主席站在講台上，兩手捧着一紙病狀報告單。

靜寂。

「人民委員會主席佛拉德米爾·伊利支。列寧同志病狀的正式公報，」他大聲唸着。

「靜些！」有人喊道，雖然羣衆已經很靜了。

「溫度三八·二……」

一陣痛苦的喘息掃過工場。

「熱度還沒有退呀，」有人說。

「脈搏一二〇……」

「呼吸二四……」

靜默。沒有誰知道這到底是好是壞。

「睡眠較安……」

一陣愉快的低語，在後面，湧起雜亂的歡呼。

「他能夠睡覺了！」羣衆重複着。

「睡眠會增加他的體力。」

「讀下去！靜些！」

「沒有咳嗽……」

歡呼。

「覺得好一點……」

「列寧的病體有起色了！」

「靜些！不要插嘴！讀下去！」

「噫東西自由了，沒有痛苦。」

大聲的歡呼：「烏拉！」的喊聲滾過工廠。

「我們來把密啓也夫搖盪一下吧！」

「把他搖盪一下！」

幾十隻手抓住這工廠委員會的主席，他們搖盪着他。一個青年工人爬到一隻箱子上。

「同志們！」他喊道「同志們！讓我們寫一封信給列寧！」

「對！」

「讓我們寫！」

「靜些！」

「寫：「親愛的佛拉德米爾·伊利支……」」

「不對，不是那樣稱呼！」一個年老的工人憤憤地說。

「說得對，不是那樣稱呼！」

「讓密啓也夫說吧。」

密啓也夫爬到箱頂上。

「我們親愛的，心愛的伊利支……」

「這樣對了，」

「……整個普羅列塔利亞都在你的牀邊，」密啓也夫繼續說。

「對！」有人打破了靜默。

伊利支開始恢復健康。

奧伯克醫生沿着廊道走來。葉芙多嬌·伊凡諾夫娜向他跑來。

「他離開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他起床離開房間了！」

醫生跟葉芙多嬌·伊凡諾夫娜一同衝進列寧的房間。

床上沒有人。看護站在房中央，很窘的樣子。

「你爲什麼讓他起床？」醫生叫道。

「我告訴他不能起床，但他說『不要緊。不要緊。』我不能動手壓制全世界普羅列塔利亞的領袖

呀。」

「在你面前，他是病人，不是領袖，他必須服從你。他此刻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他是從這道門出去的。」

列寧在他的辦公室。他熱切地審閱着一疊文件。他的一隻臂膀掛在繃帶上。

電話機響。

「哈囉。很好。他好轉了，精神很不錯……是的，是的，沒有發熱……什麼？是的，他當然躺在
床上。誰在說話？我，巧得很，我正要去你說話，我的朋友……是的，是的，我是佛拉德米爾·伊
利支，只消想像一下就得了！……你不必爲這高興，波爾耶珂夫，因爲我又要教訓你了……什麼？你
什麼教訓都能接受？好，聽着：我要狠狠責罵你一頓，還要給你一個警告！你以爲我不知道你……」

醫生走進房裏。他扣住兩手。

列寧看見他。他在電話裏輕聲說。

「我等一息再打電話給你。」

他掛了電話，帶着自疚的惡作劇的神情看着醫生。

「這是胡鬧！」醫生說。「立刻躺到床上去吧！我要對你發牢騷了！」

列寧抓住他的臂膀，跟他一同離開辦公室。

「好了，好了，醫生。不要多話吧，這是不好的脾氣。辦公室的空氣對我是有益處的。」

某兵糧站的一間房子

一扇門被打開來。波爾耶珂夫，就是曾在高爾基面前被列寧罵了一頓的那個波爾耶珂夫，帶着狂
喜的神情衝進房裏。

「烏拉！」波爾耶珂夫喊道，把堵住他的一切東西都推倒了。

一個人坐在一張寫字檯跟前，這時抬起頭來。

「你爲什麼這樣高興？」

「我被人罵了一頓！」

「這是奇怪的理由！」

「被誰罵了！你問我被誰罵了吧！被列寧罵了呀，你這蠢貨！」
 個個人跳了起來。

「被列寧罵呀！」波爾耶珂夫喊道，開始跳起舞來。「列寧病好了，同志們！他親自罵了我一頓。罵得很厲害！還給我一個警告！」

列寧和醫生走進前房。

一個打開了的包放在檯上：麵包捲，臘腸，糖，茶，一條巧克力。

波巴利夫從箱子裏拿出另一圈臘腸。

「這包東西是給你的，佛拉德米爾·伊利支。」

「爲什麼把他打開？送到孩子們的家裏去吧。」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你現在生病，這件事我可不聽你的命令了，」波巴利夫說。

「這包東西誰送來的？」

「我不知道，沒有說明。我不知道。」

列寧指點着包麵包的報紙。

「哦，哦！看那報紙。是擦立親的報紙吧？」

「是擦立親的報紙。」

「好了，事情是很明白了。這是從斯大林那兒來的！」

大家都笑起來。

「咄，咄，咄！」列寧說。「這樣一個老滑頭，而且是怎樣滑法呀！」

醫生陪列寧走進隔壁的房間，領他到床上。

「好，現在躺下吧！」

「讓我在圈椅裏坐一會，」列寧請求。

「好的。但不要坐得太久，而且絕對不能讀任何書報。」

列寧坐在圈椅跟一巴圈椅裏。醫生離開了。列寧從枕頭下悄悄拿出一份報紙，開始看報，不時當心地看看門口。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一通電報」波巴利夫喊道，一邊衝進房裏。「黎明時我軍佔領你的故鄉西謨白斯克——這是對你第一次受傷的回答。對你第二次受傷，我們將佔領薩馬拉！」

「契卡」。黎明。萬西利坐在寫字檯跟前。孔斯坦丁諾夫在他的對面。

悶悶不樂的孔斯坦丁諾夫正在自己的供狀上簽字。

「你早就應該簽字的。」萬西利擦了額上的汗。他按鈴。一個衛兵進來。「把被捕的人帶進

來。」

英國公使被帶進來。

「請坐，」萬西利說。

公使坐下。

「我抗議。你們沒有權利逮捕英皇陛下的大使……」他做戲似地站起身來，說。

「坐下，這裏沒有皇帝來看你。」

「我對於無禮的待遇也要提出抗議。」

「什麼無禮的待遇？」

「你們的紅軍兵士對我說：『我真想給你一個耳光。』」

「咄，咄，咄！他說這樣的話，真是抱歉得很！好了，讓我們說正經話吧！你，一個英國大使，

現在被人告發利用外交官的特權，會同法國公使，俄國布爾喬亞，白衛軍，社會革命黨員，以及孟雪維克等等策劃推翻蘇維埃政府的陰謀，暗殺烏利茨基，槍擊列車。你服罪嗎？」

「我對這種告發非常憤慨。」

萬西利把一張文件放在檯子上，「這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這『我不知道』的東西是從你衣袋裏搜出來的，你服罪嗎？」

「不，我沒有什麼話可說。」

萬西利轉身對着孔斯坦丁諾夫。

「公民錫德尼·雷吉那爾·雷爾敦……」

公使聽到這個名字，不禁戰慄起來，他跳起身來，他恐怖地看着孔斯坦丁諾夫，又用惶亂的眼睛看看萬西利，終於無可奈何地坐在椅子裏。

萬西利向他投了迅速的一瞥，於是轉眼對着孔斯坦丁諾夫。

「你能證明這位公使是陰謀的主腦嗎？」

「是的。」

公使惶恐地注視着孔斯坦丁諾夫。

「孔斯坦丁諾夫先生！你說什麼話？你怎能說這種話？孔斯坦丁諾夫先生？」

「現在你儘可以叫我真名字了！」孔斯坦丁諾夫陰鬱地說。

萬西利拿好紙筆。

「好，够了，現在把整個故事告訴我們吧。」

電話機響。

萬西利：「哈囉，特裁勤斯基同志，我在一小時內把一切報告你。」於是不耐煩地對孔斯坦丁諾

夫說：「好，說呀，不要耽誤我的時間！」

他準備筆記。

「契卡」的另一個房間，辛脫索夫的辦公室。

辛脫索夫坐在寫字檯跟前，被捕的人站在對面。

你承認自己組織支隊開到克拉斯諾夫那兒去？」

被捕的人用一種傲慢的聲音答：「我承認。」

「你爲什麼離開白軍，回到莫斯科來？」

「接洽事情。」

「你認識卡利杜諾夫？」

「是的。」

「他跟白軍在一起，還有錫夫利夫呢？」

「錫夫利夫在擦立親被捕了。」

辛脫索夫惶恐地跳起來，臉色慘白，看着被捕者。

「你在開玩笑吧，錫夫利夫被捕了，多麼可怕！」

「坐下，你這女人，（註）喝點水吧。」他遞給辛脫索夫一個杯子。

辛脫索夫坐下，兩手捧着頭。

「聽我說呀，」被捕的人說：「孔斯坦諾夫在哪裏？」

譯者按：說他女人，意即說他膽小。

「在這裏，被捕了。」辛脫索夫低聲回答。

被捕的人在極度的恐怖中跳了起來。

「孔斯坦丁諾夫被捕了，」他向辛脫索夫看了幾秒鐘，於是慢慢坐下來，拼命喝水。「好，聽我說……孔斯坦丁諾夫關在幾號房間？」

「在十六號，」辛脫索夫答。

你必須把我也關在那裏，懂嗎？」

「好的。」

「我們的人還有誰在「契卡」裏？」

「派夫羅夫。」

「做什麼工作的？」

「汽車夫。」

「好極了，那是便於利用的，好，立刻把我關到孔斯坦丁諾夫那裏去吧。」

辛脫索夫按鈴，門開了，進來的不是衛兵，而是特裁勤斯基，後邊跟着一個衛兵。

特裁勤斯基走近寫字檯。

「把犯人帶開，」他說。

被捕的人和衛兵一同離開。

「坐下……告訴我，馬脫維也夫是死在你的臂抱裏的嗎？」特裁勤斯基問辛脫索夫。

辛脫索夫的臉發白了。他帶着兵士的風度，呆頭呆腦地答：

「是的，先生，死在我的臂抱裏，特裁勤斯基同志……這是大損失。」

「是的，這是大損失，」特裁勤斯基沉靜地答。「他臨死時告訴你什麼話嗎？」
一時靜默。

「是的。」

「什麼話？」

辛脫索夫回答時眼睛避開特裁勤斯基的眼睛：

「『世界革命萬歲。』」

「看着我的眼睛！」特裁勤斯基說。他突然用拳頭在檯子上搗了一下。「氣死人的東西！」

辛脫索夫像被什麼刺了一下似的跳開去，抓住他的手槍套。

「手槍放在檯子上！」特裁勤斯基沉靜地說。

他直看着辛脫索夫的眼睛，辛脫索夫吃不消了。他好像被催眠了似的，慢慢卸下手槍套，用顫抖的手指把手槍放在檯子上。

特裁勤斯基站在解除了武裝的辛脫索夫面前，兩手挽在背後。

「爲什麼我以前沒有看出這個！」特裁勤斯基說，好像自講自聽似的。「叛徒的眼睛……當然，叛徒的眼睛。」

於是他突然在一陣狂怒中喊道：「惡狗們！混進了革命的核子！」

按住他的胸膛。

他突然開始咳嗽，一陣乾咳從胸膛裏逼出來，痛楚扯歪了他的臉孔。他轉臉對着窗口，咳着，手。

辛脫索夫的眼睛從特裁勤斯基轉到寫字檯，轉到寫字檯上的手槍，他移動身子，向手槍伸過一隻手。

特裁勤斯基轉過身來。

辛脫索夫縮回手，好像被火燒着似的，於是突然跪下。

「我沒有罪……法立克斯·愛特夢多維支，我沒有罪。」

「你不但是個叛徒，而且是個懦夫。」

「我向你發誓……憑一個「契卡」特務員的話語來發誓——我沒有罪！」

「你還敢叫自己「契卡」特務員！馬脫維也夫臨死時說過什麼話？」

一時靜默。

辛脫索夫依然跪着，眼睛望着特裁勤斯基。

「世界革命萬歲。」

特裁勤斯基按鈴。

一個衛兵進來

特裁勤斯基：「把這個被捕者帶開。」

蘇維埃人民用集團的威力，用各路戰線上勝利的前進來回答發狂的反革命派可惡的詭計，回答他

們對國際普羅列塔利亞領袖——革命的天才佛德米爾·伊利支·列寧的槍擊。

蘇維埃人民受了四年戰爭，飢荒和國際干涉的苦難，現在是帶着偉大的燃燒的憤怒站起來了，人民大眾的憤怒是可怕的。

在暴風雨似的攻擊中，蘇維埃軍隊佔領了喀山，格羅尼，烏拉斯克。白軍從伏爾斯克，西謨白斯克，克代銀斯克，赤斯托帕，蒲斯克等地方逃出來，而且被偉大的紅軍的火炮所追蹤，所毀滅。

伊利支穿着全套衣服，靠在床上。他的兩腿蓋着小被單。一隻臂膀擱在繃帶上。在他蒼白臉龐上，微露悲悽的微笑，凡是患了大病，正在恢復健康的人往往有這種微笑的。他在睡覺。時候是早晨。

門開了，斯大林不響地走進來。他身穿一件風吹雨打的破舊的軍衣，頭戴一頂被太陽晒壞了的軍帽，腳穿長統靴，靴上蓋滿了戰爭和勝利的灰塵。他站在門口，看着伊利支。他豎起趾尖走向睡床。他帶着絕大的掛慮。很久很久地察看着被大病改變了的蒼白的臉龐，察看着受傷的臂膀。

列寧突然睜開眼睛。

「斯大林！」

斯大林衝到列寧跟前，小心翼翼地擁抱着他，唯恐碰到他的痛處。

列寧非常低聲地說，他興奮時說話老是這樣的。

「我恐怕你看不到我了！但我們彷彿已把死神送到魔鬼那裏去了！」他開始笑出聲來，但痛楚使他停止了，他只活潑愉快地微笑着，握着斯大林的手。「你把克拉斯諾夫也送到魔鬼那裏去了！把一切都告訴我。趕快告訴我吧」。

斯大林拉過一把椅子。

他坐在列寧旁邊。

「契卡」。特裁勤斯基的辦公室。

特裁勤斯基和萬西利坐在寫字檯跟前。臉色蒼白、鬍鬚蓬亂，兩眼因連夜失眠而發炎。

特裁勤斯基審閱着案卷，不斷的抽煙。

「這是什麼？公使的供狀？哦，哦，讓我們來看一看……」

特裁勤斯基讀着。不時發出簡短的驚歎：

「哼。」

「豈有此理！」

「真是一個流氓！」

他在某些口供下邊劃了底線。

「辛說索夫快被領來了，」特裁勤斯基說。「他知道一些事情。他一定知道！這個懦夫，下流的

廢料。他會說出來的。你還有什麼東西？」

門開了，一個臉色蒼白，神情慌亂的秘書走進來，

「法立克斯。愛特麥多維支！」

「什麼事？」特裁勤斯基問，眼睛依然看着案卷。「我早就叫你把辛脫索夫領進來。他現在什麼地方？」

「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法立克斯·愛特麥多維支……」
特裁勤斯基連忙抬起頭來。

「什麼？」

「辛脫索夫被弄死了。」

「什麼！」

「他們用汽車把他送到劉賓卡去。汽車夫把車子開足速率，撞著一座房子的牆壁，撞死了他自己，辛脫索夫和衛兵們。」

「還有跟他一起被捕的什麼人嗎？」

「有的。」

「誰？」

秘書不作聲。

萬西利突然明白了，跳到他跟前，抓住他的肩膀。

「孔斯坦丁諾夫？」

「是的。」

「他逃走了？」

秘書不作聲。

特裁勤斯基連忙披上大衣。

「讓我們到出事地點去看看，」他對萬西利說。「這個事件將使我們受到很大的損失。鬭爭還沒有完結，萬西利同志！沒有，鬭爭還沒有完結！」

列寧的房間。

列寧和斯大林正在結束他們的談話。

「是的，是的，」列寧說。「當然，這是明白的，最最明白的，最最顯明的真理。我們必須立刻徹底改變我們的鬭爭方法。要不是對反動的各階級加以無情的鎮壓，要是沒有鐵一般的……不，鋼一般的專政，則我們的革命和其他任何革命都必然會失敗。」

門響。

小那塔沙走進房裏來。

「進來，進來，那塔沙，不要害怕，」伊利支說。「這是我們的斯大林。你不必怕他。曼蒙托夫和克拉斯諾夫將軍必須怕他。你們認識認識吧。」

斯大林溫柔地撫摩着美麗的小頭。

「爲了她的緣故，」他說，「我們對付敵人必須鐵面無情。」停停又說：「她將來的生活不會像我們現在的生活……要比我們的生活好……」

一時靜默。

列寧沉靜地說着，緊緊握住受傷的發痛的臂膀。他的清明的眼睛沉思地發着光。

「是的……她們生活將比我們好……但我並不嫉妒他們……我們的一代已經完成了一件具有驚人的歷史意義的業績。」

那塔沙拉着列寧的衣袖：「列寧，給我一塊冰糖。」

「冰糖？」列寧非常爲難。「但叫我到哪裏拿冰糖給你呢？」

那塔沙轉向斯大林。

「你有一塊嗎？」

斯大林很窘。

「沒有……抱歉得很，沒有……佛拉德米爾。伊利支，這證明我們兩個人一塊兒還拿不到一塊冰糖。」

波巴利夫入。

「斯大林同志，揚立翁的電報接過了。」
列寧站起來。

「來，我們二人合拍一個電報去。」

列寧和斯大林走到廊道上。

人民委員會的一個公務員正向他們走來。他一看見伊利支，馬上停步，回頭跑了。

當列寧和斯大林沿着廊道走向電報機的時候，房門相繼開了，人民委員會的公務員們都跑出來，列寧停在電報機跟前，回頭看着的時候，整個廊道擠滿了快活的微笑的人。

他們的眼睛都注視着伊利支。

列寧和斯大林並排站在電報機跟前。

「擦立親，軍事委員會，前敵總指揮伏洛希羅夫同志，」斯大林口投着電文。「請向爲建立工農政權而戰的擦立親前線英勇的革命軍轉致我們兄弟般的敬禮。告訴他們：蘇維埃俄國帶着感佩的情懷，認識他們英勇的業績的價值。高舉紅旗，大膽地往前邁進，無情地根絕地主富農們的反動。……」

列寧向電報員灣過身子。

「……而且告訴全世界，」列寧加了一句，「社會主義的俄國是不能征服的！」

好像回答他的話語似的，祝捷的音樂響起來了。武裝的民衆已經起來保衛自己年青的共和國。整個蘇維埃國家都起來響應伊利支的號召。

白軍的部隊被擊潰了，逃走了，丟了槍，恐怖而又驚惶。

偉大的紅軍無可抗拒地往前行進，把那些阻礙民衆的人們，那些敢於舉手反對民衆最親愛的人——他的領袖——的人們永遠趕出蘇維埃的國土！

紅軍無可抗拒地前進着。

關於「列寧在一九一八年」

亞歷克西·卡普勒作

藝術界從不知道有什麼工作像重新創造人類的天才佛拉德米爾·伊利支·列寧的工作那麼困難，那麼愉快。人們從沒有這樣關切地守護着一個形象，不使牠在藝術品裏有絲毫的歪曲，人們從沒有帶着這樣歡忻和感佩鑒賞着每一筆成功的描寫。

列寧的被人愛護的形象是生長在每個蘇維埃公民的心裏，生長在全世界千百萬勞苦民衆的心裏。

這生長在人們心裏的列寧的生動活躍的形象的驚人的活力對於藝術家是一種靈感，同時也是他的作品的一種規範。藝術品裏的列寧的肖像與民衆對於列寧的印象之間只要有絲毫的差異，就一定要顯出不能寬恕的錯誤。

作者跟茲拉托戈洛瓦(T. Zlatogorova)合力完成了列寧在十月之後，立刻又開始合寫電影劇本列寧在一九一八年。這一工作是一種偉大的工作，艱苦而又有趣。在以前關於列寧的影片裏，佛拉德米爾·伊利支出現在銀幕上，就能引起觀衆熱烈的歡迎，而影片的許多缺點也多少能爲觀衆所原諒，但現在觀衆的要求是大大的提高了。我們當面的任務是要呈獻出一部作品，在這部作品裏的列寧的形

象要比在以前各片裏的更加完全，更加多方面。以前各片，列寧僅僅在少數幾個事件中出現，我們不想重複那些片子。我們竭力要使自己作品的主人公就是佛拉德米爾·伊利支·列寧自己。

列寧在十月出現後，我們接到全國各處電影觀眾的來信，我們從牠們得到了幫助。這些信批評這個影片的缺點，要求下一次必須把這樣的東西包括進去，牠們含有寶貴的意見。

我們現在這個脚本是以跟一九一八年八月間謀殺列寧的案子有關的諸事件為題材的。

那時候，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的處境非常嚴重。英法干涉軍已在北部登陸。日本干涉軍正在遠東流血。捷克斯拉夫的俘虜們沿着中伏爾加河（Mitschik-Yolka）一帶和西伯利亞實行叛亂。哥薩克將軍們跟捷軍聯合，進逼擦立親。飢餓抓住了被戰爭蹂躪着的共和國。

在這種悲慘的處境裏，佛拉德米爾·伊利支·列寧在克倫姆林宮一個小房間裏不斷的工作着，領導全國通過當前的磨難。

工人大眾的一切敵人都聯合起來了；外國間諜的特務，白衛軍的軍官，右派和所謂「左派」社會革命黨員，「左派共產黨員」。帝國主義者跟這一切叛徒聯合起來，決定殺死列寧，斯大林和斯浮特羅夫。同時一個秘密的軍官團企圖衝進克倫姆林宮推翻蘇維埃政府。這些蘇維埃的敵人無所不幹；他們運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利誘，威脅，挑撥。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在莫斯科邁克爾孫廠（即現在的列寧廠）開完會後，佛拉德米爾·伊利支·列寧為社會革命黨員芬妮。開普蘭所放射的毒彈所擊傷。

槍擊列寧的消息像野火一樣掃遍了全國。「整個普羅列塔利亞都站在你的床邊，」工人們寫給列

寧的信裏說。

「列寧正在爲健康而戰鬥，」真理報上說。「他將獲得勝利。這是普羅列塔利亞的願望，這是牠的意志，牠向命運要求這個！」

列寧終於勝利了可怕性病。

「彷彿我們已把死神送到魔鬼那兒去了！」列寧在恢復健康期中說過這樣的趣話。

斯大林，列寧的愛友和股肱，他毀滅了哥薩克白軍之後，離開察立親去看列寧。這是一個奇異的會見。

佛拉德米爾·伊利支恢復了健康，回復了工作，再度領導全國沿着勝利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

我們在目前這部影片裏所表現的大都是這些事件。

這個脚本是在初秋完成的。我們懷着狂熱的情緒，懷着蘇維埃藝術家——負起了寫作一個爲我們全體民衆所鍾愛的課題的光榮任務的蘇維埃藝術家——的全部熱情，進行着這一工作。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這部片子是由完成三部曲第一部列寧在十月的原班人馬來完成的。

導演洛謨 (Mikhail Lom) 是蘇聯電影界最有才能的人員之一，他有那種稀有的才幹，能把真正藝術家的靈感灌入全體跟他合作的人員的腦裏，而使他們成爲蘇聯電影藝術最進步的集團之一。本片不過是洛氏的第四部片子，可是他的大名已傳遍了電影界。

在察立親的賭場面上，在列寧恢復健康的時期，觀眾都可以看到列寧的煊赫的朋友和股肱約瑟夫·斯大林。斯大林是由革羅伏尼 (M. Gelovani) 扮演的。在他出現的賭場面上，一種富於靈性的氛

團氣統治着舞台，好像斯大林同志真正在那裏似的。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裏其他重要的人物：莫洛托夫，斯浮特羅夫，加列寧，特設勤斯基，伏洛希羅夫和克魯普斯卡耶。

演員史朱金 (B. V. Shchukin) 扮演列寧的角色。我們脚本的作者們，導演們，和演員們，一跟史朱金合作，就會受到真正的教育，我們大家都從這位莊嚴的藝術家學習。每天跟他共同工作，我們總能看出一些追求藝術的真理的意外的可能性。

只要跟史朱金一接觸，脚本的每一細節，甚至最小限度的不真實的細節，立刻就被發覺出來。他只要對某一行字句表示懷疑，作者們和導演們立刻就認識這一行的弱點，必須在這個特殊地方做些補償工作。實已甚嚴的史朱金對於由他演出的戲劇材料也同樣不肯放鬆。

不久以前，我們拍攝列寧受傷後麥克沁·高爾基來看他的場面。由哲卡索夫 (Nikolich Krasov) 扮演的高爾基走進房裏，列寧正在這裏跟死鬪爭着。全國民衆都在等待着這場可怕的格鬥的結果。

史朱金很喜歡這一場面。但他的藝術才能所表演的一些小節又大大加強了這一場面的力量。人們真的必須看看史朱金怎樣扮演這個角色！

當我們依史朱金的提議，拍攝這一場面的時候，淚水湧出我們的眼睛。洛謨頻頻用他的手帕，而攝影師們的聲音也顯得那麼不自然。甚至在這裏，在工作室裏，在工作日的環境中，在拍電影的人們中，史朱金的驚人的藝術才能使個人的內心都為列寧的生命擔憂，為佛拉德米爾·伊利支所感受到的痛楚而痛楚。我們大家都被波利斯·史朱金的偉大的藝術才能所感動，牠領我們回到一九一八年，

回到偉大的列寧的病床跟前。

奧克羅普珂夫 (N. P. Okhlopov) 像在三部曲第一部裏一樣，飾工人萬西利的角色。奧氏具有演員的模範的美德：他覺得自己的角色樣樣都嫌不夠——他出場的時間是那麼短促，這樣的情景也顯不出他特殊的優點，同時他也並不怎樣英勇，一般地說，整個角色是太不重要了。關於他的「含羞」，我們開他玩笑，打趣地說他是一個「富農式的藝術家」。他發怒了，向我們要求，質問，伺時。「你們以為我在這裏幹什麼？」他喊道。「你們以為這樣表演萬西利就夠了？我只在這一場出現，立刻就見了！」但當奧氏一開始演習，一跟史朱金合作的時候，他的優秀的表演就顯得很明白；他覺得這一場面不再是那樣弱了，覺得牠到底也有一些分量。

扮演馬脫維也夫的萬寧 (N. V. Vainin)，只有很少的戲，但我覺得他憑自己特異的才能，在他扮飾全劇最動人的角色之一的那一場的演出上獲得了成功。

夏夜
國語
劇本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

(電影劇本)

東北書店印行

一九四七年七月

一〇、〇〇〇

定價